

卷十四

書名 毛詩註疏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毛亨 傳, 漢 鄭玄 箋,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十四
 內容分類 經-詩-唐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1456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145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毛詩註疏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毛詩註疏卷第十四之一

毛詩國風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之域也

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

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

之道被於南國是也。關雎七音反依字且邊

音子餘反旁或作鳥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

古又音故傳音直應反案詁改皆是古義所以

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純注

作釋詁樊孫等爾雅本皆正義曰關雎者詩

以關雎為一卷之目金縢云公乃為詩以

曰鳴鳴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為詩

毛詩小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甫田之什詁傳第二十一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刺者刺其倉

廩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甫田四章章十句

○正義曰經言成王庚祿千倉萬箱是倉廩實反

明幽王之時倉廩虛也言適彼南畝耘耔黍稷是

農人得職反明幽王之時農人失職也政煩賦重

焚茨序文次四篇文勢大同此及下篇箋皆引之



藝故賦重用而無節故倉虛而賦更重以賦重而民逃散農人失職由政煩賦重所致其倉虛則別有費散不由賦重故箋先言倉廩虛則言政煩賦重也

傳彼甫田歲取十千 **傳**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

言多也 **箋**云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夫

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

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

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

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十上地穀畝一鍾 倬陟

詳作籟音同云籟卓也甫之田丈夫也直兩反依義夫天是也本又作大夫一本甫之言夫也又一本甫

之謂大也太古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傳**

齊秦見贗通反者食新農夫食陳 **箋**云倉廩有餘民得餘費取食之

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農年之

法如此 食音嗣除音奢貫音世又食後反說文云貸也紓音舒何常汝反蓄勑六反今適

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傳**耘除草也耔離本也 **箋**

云今者今成王之法也使農人之南畝治其禾稼功

至力盡則疑疑然而茂盛於古言稅法今言治田玄

辭 沈音茲壅禾根也疑魚起反徐又魚力反攸介

攸止烝我髦士 **傳**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



云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間暇則於廬舍及所

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為俊士之行

音閑處昌慮反肆以四夏字亦作肆同行下孟反

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

粟取其陳者以食農人使一家之內尊若得食其

太平有豐年其時如此或今成王之時亦奉而備之

其萬民適彼南畝之內或耘除草木或壅其根本功

至力盡故今黍稷得自安止又得進我民人成

充足所以成其大功所以禮節故豐年多獲鬻士

言賦斂不重倉廩盈實故於時之民見官有餘也

我從官取其倉廩之陳者而食我農夫之民所以

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故令國以足用下無

乏自古豐有之年其法如此故今成王之時舉而

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中或耘或耔黍稷薿然茂

相講肄故得進我農人成其為俊士之行是農人

力而治田上依古法而稅斂政省賦輕倉廩以實

王不能然故反以刺之。○倬明至言多。○正義曰

以雲漢云倬彼雲漢是明貌也言明者疾今不能言

故謂為天下田也十千者數之大成舉其成數故云

於夫井不賦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

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



夫夫之所稅田一歲之中於一成之地取十千

言賦斂不重倉廩盈實故於時之民見官有餘也

我從官取其倉廩之陳者而食我農夫之民所以

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故令國以足用下無

乏自古豐有之年其法如此故今成王之時舉而

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中或耘或耔黍稷薿然茂

相講肄故得進我農人成其為俊士之行是農人

力而治田上依古法而稅斂政省賦輕倉廩以實

王不能然故反以刺之。○倬明至言多。○正義曰

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
在有大田皆頌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
此皆申述毛說也。○甫之至畝一章之內而有古
此章言自古有年又云今適南畝一畝取十千宜為官
今相對今適南畝言十千為有限之數則不據天下不
之稅法不得與齊之甫田同訓故云甫之言大夫也
穀梁傳曰夫猶傳也男子之美稱士冠禮註亦云甫
夫之言以禮法長於人可倚仗也夫也易曰師貞丈人
吉言以禮法長於人可倚仗也夫也易曰師貞丈人
而人思也言明乎彼太古之時者以此詩據幽王之
婦人思也言明乎彼太古之時者以此詩據幽王之
時而思也言明乎彼太古之時者以此詩據幽王之
以成王之時為今則古又古於成王是為太古也案
禮記郊特牲與士冠禮皆曰太古冠布齊則縹之下
即云布在夏后氏之前故註云唐虞以上曰太古然世
古推後之仰先皆為古矣古有遠逝其言無常也

必文王為中古禮記以神農為中古各有所對
則不可未必要唐虞以上也孟子曰發重之於堯舜大
然此論稅法而言太古亦以太古為唐虞於理雖通
但什一而稅三代皆然據今成王所脩不必要本堯
舜信南山言成王奉禹之功則此太古蓋亦禹也言
丈夫稅田謂於丈夫而稅其田以治田者男子故言
於丈夫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者司
馬法計之而然也司馬法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是
九夫為井也井十為通通十為成亦司馬法文孟子
云請野九一而助謂九夫之內與公助一夫田有百
畝故知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從此而累計之故知通
稅千畝成井稅萬畝也又解不言萬畝而稱十千意欲
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以見之而不言萬畝也
千是通之稅故云十千以見之而不言萬畝也鄭以
為稅法者亦以此十千故耳知之為田畝者以十
之文連甫田之下明取十千之田故知田畝非益解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也又解田之所收數言上地穀畝一鍾明時和
多故稅輕而用足也史記河渠書曰韓使水工鄭國
間說秦鑿涇水為渠並於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
而用溉瀉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彼瀉鹵之
地灌既之功畝收一鍾三年左傳曰齊舊四量區釜鍾
畝亦收一鍾也昭三年左傳曰齊舊四量區釜鍾
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是鍾容六
斛四斗也漢書食貨志曰一夫治田百畝收歲收畝
傾半為粟百五十碩歲有上中下上熟其收百五十
熟自三下熟自倍張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碩今
謂中平之地一鍾也孟子曰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
一若井稅一夫是九稅一矣此詩之意刺幽王賦重
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於什一者孟子
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
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夫
而稅一夫是為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註廣引

國用殷之助以法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
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
侯謂之徹者遍其率以什一為正孟子云野九夫而
稅一國中什一之事也又孟子云滕文公使畢戰問
率為什一之章也又孟子云滕文公使畢戰問
引異對曰請野九也又孟子云滕文公使畢戰問
中為公田八家百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
私事所以別野人者也野人法使與國中不同也
言別野人者別野人為郊外不夫以入公也
郊外曰野則野人為郊外不夫以入公也
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
地在內也郊內居在國中故也助法既言百畝則
使自賦者明是貢其稅穀也助則為公田亦可
一貢則什一而貢一也若然九一而助助則
者為九中一知什一也國中言什一者以言九一
云而助明九中一也

詩經卷之二

二

是



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為賦也故鄭玄通
 其率以什一為正若什一也且鄭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
 一國中什一不為什國中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外而
 貢一故得通率為什一也而鄭正言畿內用貢法外而
 則諸侯郊內貢郊外一也而鄭之言畿內用貢法外而
 國用助法以爲諸侯皆助者以諸侯內之貢爲異內也郊
 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爲助對畿內之貢爲異外內也郊
 案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其外曰采注云取其美物
 以當穀稅又尚書鄭志說貢篚之義云凡所貢篚之物
 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然畿外諸侯
 不以穀入天子此若成稅萬畝是畿外助法則詩說
 天子之事得云歲取十千者以天子天下爲家故
 其收入之多則廣舉天下之田若貢之天子自可
 其所須變爲貨物皆是稅穀市之亦得爲天子所
 也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鄭據其言以什
 而徹爲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
 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又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

八百里八十畝餘二十畝爲盧舍其言取孟子爲說
 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
 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
 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則百畝皆公田不得家取
 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公田不得家取
 二十畝爲盧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
 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
 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盧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
 私矣則家別私有百畝二畝半何得爲家別二畝半
 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
 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夫而稅一
 及二畝半爲盧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
 鄭旨矣此井稅一夫是爲定法而禹貢注上者出九
 夫稅下賦出凡夫稅通率九等欲品其少無所此禹
 貢九州之賦法凡有九等之少耳非其實稅之也何
 遂以九州之擬之以示稅之多少耳非其實稅之也何
 則九州之地不至九倍若第一之州爲三等豈第九

州之七上者一家受田九百畝中者千八百畝下者二千七百畝給之以地有薄厚差降其稅不可下州九家而共積一夫之稅此乃不近人情也明是以九等井稅擬之耳箋必易忘者以此詩之刺幽王政煩賦重廢民農業者此章下言治田則此為稅法互言其事以相發明耳且取者自此取彼之辭耳歲取既為稅文無指定可為多大之辭其此文與十千億萬及盈止周公之志征四國成湯之式於九圍皆是數有於一不成之稅其數正允其若合符故不從毛氏之孫毓難云一賦之所收是十里之豐謂箋之說不足以該天下然賦以所收是十里之豐謂箋之說不足以推而廣之則每於十里皆取十千何獨不可推而廣也鄭氏之說亦足通矣。傳尊者至食陳不可推而廣言食我農人亦足通矣。傳尊者至食陳不可推而廣失言對為農人亦足通矣。傳尊者至食陳不可推而廣

夫與此農人一也言農人食陳明對眉壽為尊者新矣孫毓云一家之中尊長食新農夫食陳老壯之別孝養之義也。倉廩有餘賒貸而取十千故知此言我取於官是腐敗所以行出官粟之蓄積久而不腐亦是使民受重存新穀以納官也。定本及集註皆作貫義或然也。官收師此新穀也。凡用粟春須而秋斂之注云因時施之則老壯總為農人。不與七月同也。若然王制云古者三年耕壯總為農人。不與七月同也。若然王制云古者得年耕壯總為農人。不與七月同也。若然王制云古者有辭據多官粟者。然古之食則太平豐年當家自有積而相貧而無食者。稅斂有義。用之。蓄積。猶今之豐年而義皆無蓄積。人盡取之。所以。上下。交濟。海內。又安豈義曰食貨志云。后稷始畎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正

曰吹長終畝一畝三畝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
苗葉以上稍穉草因隨其土以附苗根比成穉盡
而根深能風與旱故發穉而盛也是說耘耔之事附
根即此離本也。今者至治田互辭。正義曰以
上言自古有年此言今以別之而下言曾孫來止故
知今者成王之時也言不奪農時故得使農人之其
南畝也。傳治田至以進。正義曰管子云倉廩實
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明人成俊士由田之得穀故
云治田得穀俊士以進也。攸介攸止毛雖不訓準生
民之傳則不為舍而止息。王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
功所定止傳意當然言太平年豐為功成治定故俊
士以進以田得穀故耳。介舍至之行。正義曰
以此田農之事介止相對止是止息故介為舍也信
南山云中田有廬舍則必歸於廬止則隨其所倦而
息故介止分為二事也禮便民鋤作耘耔其有閒暇
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相講論而肄習其業言禮
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藝用日少而蓄德多也

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
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社
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云以潔齊豐盛與我
絕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
本又作齋又作齋同音。宜注同犧。宜
反為于為反下為農親為為之皆同。我田既臧農
夫之慶。云臧善也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
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
蜡之特勞農以休息之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

仕詐反勞力報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
我稷黍以穀我士女。田祖先嗇也穀善也。云御
反篇末勞賜同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
我稷黍以穀我士女。田祖先嗇也穀善也。云御

迎介助穀養也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以

求其雨佑助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周禮曰凡國

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畷注。御牙稼

反本亦作邠疏以我至士女。毛以為士絜黍稷

以樂音洛疏盛故今至秋以用我器實之齊豐

明報及與我犧而純色之羊用此齊牲以祭社稷

祀四方以之其能成五穀之功也五穀成熟則我

事已善矣於孟冬之月其農夫之人受慶賜謂息

夫而嚮勞之也至前孟春月以琴瑟及擊其土鼓

迎田祖先嗇之神而祭之所以求其樹之雨以

我稷之與黍其成熟則人皆脩飾以善我士之與

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惟以佑我禾稼之黍稷

其成熟當以養我士之與女為異餘同。齊解盛

官。郊。師。祭。之。日。表。盛。盛。告。絜。注。云。絜。六。穀。也。則。六。

是穀為齊天官甸師注云絜稷也惟以稷為絜者以

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故桓

年左傳曰絜絜盛言為穀則絜清在器則豐滿是

指器實為絜在器為盛也鄭氏解社其言不明惟此

之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上能平九州故祀以共

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有能平九州故祀以共

社昭二則社年傳曰共曰有能平九州故祀以共

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為社謂輔作社

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神也若此宗伯職曰社

社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神也若此宗伯職曰社

乎答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為社大封先告后土

注云后土注云后土神也若此宗伯職曰社

告后土注云后土神也若此宗伯職曰社

言社非也檀弓曰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

土注云后土注云后土神也若此宗伯職曰社

土注云后土注云后土神也若此宗伯職曰社

土注云后土注云后土神也若此宗伯職曰社

土注云后土注云后土神也若此宗伯職曰社

土注云后土注云后土神也若此宗伯職曰社

土注云后土注云后土神也若此宗伯職曰社

土注云后土注云后土神也若此宗伯職曰社

膏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也神不言
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答曰后土上土官之名
也死以爲社而祭之故曰龍爲后土後轉爲亦可不
故世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亦可不
須由此言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僖十五年左傳曰
后土而戴皇天指謂地爲后土也句龍五年左傳曰
謂其官爲后土此人爲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又謂
社爲后土且社亦土地之神是后土之言參差不一
故弟于疑而發問也宗伯大封告后土者以其大封
是土地之事宜告土神不告句龍故云以諸侯守社
神檀弓曰以國亡大縣邑哭於社也文與月令皆謂社
失地哭於社以故云亡大縣邑哭於社也文與月令皆謂社
后土則配社之神故云社也中庸云郊社相對
郊是天地社是地神故云社也中庸云郊社相對
謂地爲后土則社是地神故云社也中庸云郊社相對
土故云省文以理皆宜稱后土而中庸言社不言
歲言編注云迎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
龍

亦因商云后土轉爲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
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
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帝亦食
食於金脩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
祀融后土食於火土是黎兼二祀也曲禮言歲徧此
祭故并言四方也蓋常祀歲徧此秋成報功則總
箋云明猶潔也齊言明謂潔清羊言儀謂純色故云
以潔齊豐盛與純色之羊經言齊明箋云潔齊文故
者各從其便而言耳郊特牲云社稷以見純明非特
神亦大牢此獨言羊以會句言儀以見純明非特
而巳社謂陰祀其犧用純黑色也其方祀則各以其
黍稷之盛也知此社與四方皆爲秋祭報功者以
農夫之慶當孟冬休息以御田祖是來春所穀故下
言

此祭在秋為時次也故大司馬仲秋云遂以備田
致禽以祀祈注云訪當為方聲之誤也爾田
四方報成萬物即引此詩云以社以方是報祭
在仲秋也良和序云秋報社稷鄭駁異義引大
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土生萬物養鳥獸引
類皆為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
祭社亦在秋也。我田至不通。正義曰農夫之
得慶賜惟勞賜之耳歲事不成則無此勞息故言
田事既善則慶賜農夫也謂大蜡之時勞農以
之者王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而謂
大蜡又為臘先租五祀因令黨正屬民飲酒于
正齒位而勞賜農夫令得極歡大飲是謂休息
如此者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蜡也蜡者索也
有二月合聚萬物索鄉之也是說大蜡之祭也
孟冬云是月也臘門問及先祖五祀又曰黃衣
是說休息之事也郊特牲蜡祭之五祀於黃衣
而祭之是臘也注云既蜡臘先祖五祀於黃衣
休息之是臘也注云既蜡臘先祖五祀於黃衣

明者郊特牲說蜡祭之服云皮弁素服以送終葛帶
一者不謂之臘必知月令之臘祭與持牲息田夫
曰既蜡而收民息已既蜡乃云息民明非蜡也
息民與月令休息文同故知黃冠而祭為臘祭也
以註云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為臘必也
此知臘在既蜡之後也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
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以此黨
正飲酒亦此時也下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此一
人皆若狂是恣民大飲也酒誥周公戒康叔禁
食民無故不飲酒歡樂今以歲穀豐熟康叔
特聽之故謂之慶賜勞息漢世每有國慶而賜
不為蜡則此事亦廢事皆相將故繫之其與蜡
成八蜡不通郊特牲文引此者解言我田既
農夫之慶之意也彼註數八蜡云先蒿一也既
也農三也郵表啜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
昆蟲八也此八蜡為其主耳所祭不止於此四
方百

物皆祭之春官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
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
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
而致介物及土之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註云此
大錯索鬼神而致百物註云謂磔攘及蜡祭是蜡祭四方
驅辜祭四方百物註云謂磔攘及蜡祭是蜡祭四方
百物皆祭之。田祖至穀善。正義曰郊特牲註
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註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
農是一也。以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
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
神農始造田謂之田祖。而後稷亦有田功。又有事於
尊。可以及卑。則祭田祖之時。後稷亦食焉。后土則五
穀所生。本云句龍能平之。則句龍亦在祭中。而籥章
云。以樂田畯。尚及典田之大夫。明兼后土。后稷矣。故
大司徒註云。田主。田神。忘土。及田正之神。所依也。詩
人謂之田祖。則田以句龍為忘土。后稷為田正。而
謂之田祖。則田以句龍為忘土。后稷為田正。而
早其祭。田祖之時。后土田正皆在焉。鄭總言詩人

之田祖也。言此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而
耕。書田主。則其文不得兼神農。何則。彼云。設其社稷
之。而樹之。田主。則田主。惟社稷。不得有神農。故鄭
惟云。后土。田正。其言不。及神農。是其意也。穀善釋詁
文王。肅云。大得我黍稷。以善我男女。言倉廩實。而知
禮節也。設樂至田。畯。正義曰。言設樂者。總琴瑟
瑟擊鼓。言擊明琴瑟。亦擊可知。籥章云。吹籥雅則
有籥吹之。此不云籥。彼籥章不言琴瑟。皆文不備耳。
知迎先嗇。謂郊後始耕者。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
祈穀于上帝。註云。謂以上辛郊祭。天即引襄七年左
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無農事。是故啓蟄而郊。籍註云。元
耕。又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藉田。而祭之。
長郊。後吉亥。是郊後始耕也。謂於始耕時。而祭之。
知者。以先嗇。人神不宜先。天而祭。故當郊後也。雨
又宜。早不可。以至二月。而田祖是始教。田者。故知是
始耕時祭之也。云。其雨者。以長物。則為其害物。則為
苦。是也。雨以其故。得祐助。我禾稼。當以養士女也。

以此事在孟春則事最在後時次於此故以此結章
見後當恒然反明此年之春已有所事以興嗣歲亦
此義也引同禮者篇章文也彼註云所年求豐年也
幽雅七月也七月有于耜舉趾飽彼南畝之事歌其
類也謂之雅以其言男女之正鄭司農云田峻古之
先教田者爾雅曰峻農夫也以此言之云吹幽雅謂
籥吹之故其職掌上鼓幽籥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為
巨以革為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幽籥籥國之地竹
玄謂籥籥人吹籥之聲章是也祭田祖而弁祭田
者以神農始造田法典田大夫以其法教民亦是先
教田其祭弁及之先言所年于田祖是此祭主祭
田祖末言以樂田峻見其次及之故異其文也

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右嘗
其旨否云曾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為饁饁讓饋也

田峻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為饁饁酒食也成王來

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
也為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
之以酒食攘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為嘗其饋之美

否示親之也。饁于輒反峻子峻反本又作峻後篇
同喜毛如字鄭為饁尺志反下篇同攘
如羊反鄭讀為饁式尚反王禾易長畝終善且有

易治也長畝竟畝也。易以豉反曾孫不怒農夫克

敏傳敏疾也箋云禾治而竟畝成王則無所恚怒謂

此農夫能且敏也疏曾孫至克敏。毛以為成王之

成王亦自來止親循畝畝以勸稼穡也君既勸之於
上民又勸之於下農夫務事遂以其婦之與子並來

饋饗於彼南畝之中家盡歡樂矣其田畝之官典
大既至見其勤勞則喜樂其事矣即農夫以
暇之時攘除田之左易而治其草萊嘗其氣旨
美與否也故使禾生有曾孫成王見其如此不
終至成善且收而大有年豐矣今王不能疾故
怒乃謂此農夫其田之來止也則以難也又與
之鄭以為曾孫成王之事使知稼穡之艱難也
謂后與饗餉彼在南畝之酒食以慰其勞之
食而行饗餉之官至又加之行者以賞其行途
勤也又饗其左右從親為嘗其饋之美否示親
喜於巡勸不厭也又勸藥餘同○會孫至親而
之故上下用命農畝之故當為讓也釋詁云饋
正義曰以信南山準之讀當為讓也釋詁云饋
言嘗皆飲食之事故其野也此讓字在饋喜之
也舍人曰饋自家之其事故先明之田畝之家
信之者以詩中未有

饋饗

司主稼穡故謂司也漢世亦有此官謂之嗇夫故書
今之嗇夫也郊特牲曰嗇若神典司嗇若后稷
也註云先嗇若神典司嗇若后稷以神農始造其
后稷教民播種此二乃人稷為人臣教稼亦人
謂之司嗇此言田畝而實異也饋彼南畝田畝
言之與郊特牲名同而實異也饋彼南畝田畝
此及大田文與七月正同故亦讀喜為南畝田
此為田事而言曾孫之來故亦讀喜為南畝田
事會孫來止即言以其王戒成王深故知子
故以親與后世子行也其王戒成王深故知子
稼穡之艱難尚書無逸周公戒成王深故知子
孫之南畝者設饋以勸之謂成王為設也言司
則又加之酒食則勸之謂成王為設也言司
左右之行雖各有疆必有公卿大臣親為嘗其
故饗之也王之從者必有公卿大臣親為嘗其

詩經

大田

美否亦所以親之也此經毛不為傳但毛氏於經無
破字者與鄭不得同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畎畝勸
稼穡也農天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田峻之至喜
樂其事教農以閒暇讓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
旨土和美與否也傳意當然王肅又云婦人無外事送兄弟
之事又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編則為
惠不普玄說非也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
不踰閭惟王后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成
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兒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難
難王后寧復與稼穡爭者乎此與鶴風同我婦子饁
彼南畝田峻見其勤修義皆同農人遽於其事婦子俱
讓也田峻見其勤修乃饒左右而親為之聳又非人
餼非獨於南畝之中乃饒左右而親為之聳又非人
君待下之義皆以鄭說為短斯不然矣此刺今思古
之詩言古人之所難行以傷今之廢業也首章言
其稅歛二章為之祈報此章言恩澤深厚卒章言
獲弘多歷觀其大田卒章然有叙寧當於此甫說農人之
行饁之事又夫田卒章上言曾孫下言禮祀並是錢

之事不當以農人婦子則其會孫以之也且言曾孫來止
即言以其婦子則其會孫以之也且言曾孫來止
得為農人婦子則其會孫以之也且言曾孫來止
於文自見復何所言而云無事也若王后必無外事
不當蠶於北郊王基以親蠶決之非無理矣衣食人
之所資田蠶並為急務蠶則后之所專故后當獨行
而孫毓反言親桑不隨王非其難矣王之別職司之義
以世子毓者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故與之俱
行知稼穡之艱難欲其重國用而愛黎民保王業而
全宗祀也子所親莫過於母使俱觀辛勤內相
親諫此聖賢明訓可與日月俱縣風同我婦子相
連於舉趾此云以其婦子文繫於會孫辭既不同義
固當異又安得皆為農人婦子也田峻所喜當喜農
人之勤事文在盛彼之下是則喜其釀食非復說其
勤勞何有國史吟詠立文若哉王者從官非無常
褫直以何循稼穡共食旨甘與夫秦風所謂與子同
袍亦復何異而云非待下之義乎此饋南畝之農人

賜田畷以酒食者天子所省固無周徧值其所幸便
 即賜之使天下知我王之愛農也則莫不盡力農人
 之見釀也則人各用心賞一勤百可使海內從風何
 必每地皆往農人盡資而云力不供惠不普也王基
 因於不徧之言而引周語以此為藉田之事謬矣然
 此詩止說豐年之義無刺廢藉之文箋之上言不
 及藉下篇刺矜寡不能自存其文亦同於此豈令
 寡之人就藉田捃拾也又下章庾稼共此接連箋無
 古之稅法非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
 為藉田明矣

京傳 茨積也梁車梁也京高立也云稼禾也謂有

藁者也茨屋蓋也上古之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
 米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茨徐私反庾羊
 如字又于賜反下皆同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藁古老反總作孔反

云成王見禾穀之稅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

萬車以載之是言年豐收入喻前也委積如字又

又反又 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云慶賜也年豐則勞賜農夫益厚既有黍稷加以稻

梁報者為之求福助於八蜡之神萬壽無疆竟也

居良反疏曾孫至無疆。毛以為上言曾孫之親

竟如字疏賦畝此言稅穫之多曾孫成王所稅得禾

穀之稼其積聚高大如屋茨如車梁也曾孫成王所

稅得米粟之庾其惟高大如渚坻如丘京也成王既

見禾稼之積粟庾之多於是乃求千倉以處其庾也
 乃求萬箱以載其稼也以於其收入喻前故求倉廩也
 箱以載置之喜其收穫之廣愍念農夫之勤故以稻粱
 稷稻粱為農夫之慶謂黨正飲酒如其饌食以稻粱

也非直勞而息之又為之求福於八蜡之神而報
農夫以大六之福使之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今
王不能然故刺之也二斯皆為語助。鄭惟以介
助餘同。芟積至高丘。正義曰墨子稱茅茨不
剪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為屋蓋傳言茨積非
為積也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其意與箋同也
子十二月車梁成梁謂水上橫橋橫有廣狹得容
度則高廣者也故以此禾積釋丘云絕高為之京
京高丘也。榷禾至高地。正義曰榷是平地委
粟而與榷相對則知榷有藁草矣故云榷謂有
藁者也此言曾孫所知榷有藁草矣故云榷謂有
種明是稅有兩法故言古之稅法近者納總謂并
稼納之遠者納粟米謂路遠者惟納粟又遠者惟
米以運輸為難故輕之也此文榷與對而下言千
倉萬箱是箱以載榷倉以納庾故知庾露地積穀也
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汜小汜
則采取是水中之高地也此言未庾當在畿內若畿
則采取美物以當邦賦不入畿矣畿內雖用貢法

其歲以為率依稅法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
倍末之言是明周法有未榷之稅矣禹貢有納
結納總之有無無以言也依禹貢云五百里甸服
賦納總二百里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
米註云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
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二百里徑徑斷去藁也三百
里結結又云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
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為為之差使百里者從
耳以此言之有輕遠之法故為近者納總遠者納
既無枉結之文不知遠近以何為差也若然後世
後宜繁於上代周止千里納穀唐虞則彌其外五
里為方二千里是方千里者四納穀多於周者唐
萬國諸侯歲朝其用成費於後代故納穀多也又
志谷棧商云畿內四百國則周郊內亦封諸侯矣
周法十國而入其一於天子然則雖千里者四其
猶少於周故使方二千里入粟米世代不同故異
也。○年豐至疆竟。○正義曰特牲少牢之祭皆無

猶梁此特言黍稷稻粱故知勞賜農夫加以稻粱也
報者自神之辭明求神而得報為農夫之求神惟蜡
祭耳故三章之求助於八蜡之神以祭有尸祝故云
萬壽無疆竟為得福之辭與三章互相成也蜡在息
農夫前而後言之者以祭者雖在前而福慶是將
來之事故後言之以結篇也定本疆境字作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箋幽王之時政

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蟲災害穀風雨不時萬民飢

饑矜寡無所取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矜古頌反註皆同

字或大田四章上二章章八句下二章章九句
作或至自存焉○正義曰四章皆陳古善反以
刺王之辭經惟言寡婦序并言矜者以無妻為矜
無天為寡皆天民之窮故連言之由此而信

慈疾亦矜寡之稱其文可以兼之矣○幽王
刺之○正義曰箋亦以序省畧反取經意以明之
經從首章盡二章上三句言成王教民治田百穀
茂盛止役順時委實成好反明幽王之時政煩賦
重而不務農事也二章下五句言時無蟲災反明
幽王之時蟲災害穀也三章上四句言雲雨安舒
反明幽王之時風雨不時也三章下五句言收刈
有餘寡婦獲利是下民豐盈矜寡得濟反明幽王
之時萬民飢饉矜寡無所取活也詩皆公卿國史
所作故云時臣思古以刺之序不言思古者楚茨
至此文指相類承上篇而畧之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箋云大田謂地肥美可

墾耕多為稼可以授民者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

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

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概陳根可拔

而事之。註章勇反此註及下註擇種並同墾苦恨反相息亮反長張丈反冒莫報反概其月反

以我覃耜俶載南畝傳覃利也箋云俶讀為熾載讀

為蓄栗之蓄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蓄發所受之地趨

農急也田一歲曰蓄。覃以冉反徐以廉反俶載衆家並如字俶音尺叔反始也載

事也鄭讀為熾蓄熾音尺志反蓄音緇播厥百穀既

庭且碩曾孫是若傳庭直也箋云碩大若順也民既

熾蓄則種其衆穀衆穀生盡條直茂大成王於是則

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疏大田至是若。毛

大服美之田可墾耕矣又多為稼而以授民也民已

愛地相地求種既已擇其種矣時王者又號令下民

豫具田器既已戒勅之矣此受地擇種戒勅器具既

已周備矣至孟春之月乃耕而事之矣用我覃然之

利耜始設事於南畝而耕之以種其百穀之衆穀其

穀之生盡條直且又長而茂大民既勤力已專其務

會孫成王於是止力役以順民不奪其時令民得盡

力於田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唯用利耜熾蓄耕

發其南畝所受之田為異餘同。○大田至是若。毛

正義曰知大田非天下為者以文連多稼又云既種

既或謂田中事不得為天下之田故以為肥美

之大田可墾耕者也舉肥美以與民則自然為肥美

田矣地自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其外

皆可墾耕作者舉其年豐明田多故云大田地之肥

美者謂可墾耕者皆肥美也言多為稼可授民者以

此方陳擇種豫戒是本之於初所授受之辭其實此

地先在民矣言多為稼者地官司稼注云種穀曰稼

如稼女有所生草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稼下地

官雍氏掌殺草月令云燒薶行水皆是多為稼也為然
謂多為此等之稼以糞美其地故云多稼若其不言多
鄭則不宜言為也此當在授民之後而本之初授之言多
為稼乃授民者疾今之田萊多荒而後授之初授之言多
授民而稼之或公家令民稼之與多為稼者別也
也又云將稼者謂將稼種之與多為稼者別也
起此未明多為稼者故非稼種矣以下經始說耕也
則此未得相立種故知既種為相地之宜所殖司稼云掌
邦之善稼而辯其種陸之種與五穀所宜注云知種所
宜之地草人云物地相宜故引月令并云出五穀為之利
是也計耦之事者以耕必二耜相對共發一尺之用故
種也計耦之事者以耕必二耜相對共發一尺之用故
計而耦之也素耜之具別言田器則耘耨所用故彼
注云鋤箕之屬命民即是故備矣此在往年春始用
備者辭總上事故云是故備矣此在往年春始用
云乃者緩辭也孟春土長冒振陳根可按月令注引
此言農書曰則此出於農書也漢書藝文志農書引

乃耕故云而事之肩覆於概則舊陳之根可拔於足
受載變云有畧與此輩皆連耜之言之明為耜之利意
故云覃利也傳不始載為事用我之利耜始發事
鄭同主肅以依讀至曰蓄是。正義曰此及載於良事
於南畝。下言依載南畝是。依載者用耜於地之事
皆於耜之下。言依載南畝是。依載者用耜於地之事
故知當為熾。言依載南畝是。依載者用耜於地之事
言入地曰熾。言依載南畝是。依載者用耜於地之事
凡鋸幹之道。言依載南畝是。依載者用耜於地之事
裂縑之義。言依載南畝是。依載者用耜於地之事
而發之義。言依載南畝是。依載者用耜於地之事
是豫以待時之義。言依載南畝是。依載者用耜於地之事
歲曰蓄。言依載南畝是。依載者用耜於地之事
則正入地。言依載南畝是。依載者用耜於地之事
注云覆種也。言依載南畝是。依載者用耜於地之事

詩經卷之

三

民既熾苗則種其眾穀此既庭及下章既方之等皆
論天下之可宜為普徧之辭故皆以既為盡言穀生
盡條直茂大也月今云毋聚大眾毋作大事既方既
以妨農事是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

早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傳實未堅者曰早稂童梁也

莠以苗也傳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盡

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

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音郎又音梁童

梁草也說文作節云稂或字也禾粟之去其螟螣及

莠生而不成者謂之童節也莠餘久反**去其螟螣及**

其蠹賊無害我田穉傳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

蠹食節曰賊傳云此四蟲者恒害我田中之穉禾也

明君以正已而去之去起呂反註同螟莫庭反

字亦作或徒得反說文作蟊為名郭云皆蝗類也穉音稚下同**田祖有神秉畀炎**

火傳炎火盛陽也傳云螟螣之屬盛陽氣羸則生之

今明君為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

自消亡乘如字執持也韓詩作卜卜報也界必

既方至炎火正義曰上有言穀生茂大此言秀實之

好云眾穀既秀穗上已有字甲盡生房矣稍復結粒

盡成實矣粒又稍成盡堅熟矣並無死傷盡齊好矣
不有童梁之稂不有似苗之莠是其五穀大成也所
以得然者由其明王能自正已去其食心葉之螟螣
及食根節之蠹賊無害我田中之穉禾者由此而皆
得大成也明所以能去四蟲者以其明君為政德當
靈祇故云田祖有神不受此等之害持于炎火使自

消亡今王不能然故刺之。傳實未至似苗。正義
曰以此章承上苗長之後皆論秀實之事。阜音
訓為成也。文在堅上。是成而未堅。故云實未
也。稂童梁釋草云。舍人曰。糧一名童。梁郭璞
是也。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
莠似苗也。○考方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似
文又在阜上。初秀始欲結實之時。故云方房也。
甲始生而未合時也。謂米外之房者。言其字甲米
於中。若人之房舍然也。字者米外之粟皮。故若
孚二米言一皮之內。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
甲之在人表。其種於地。則開甲始生。故月令孟春云
其日甲乙。註云。物之字甲始生。謂開此字甲生也。
未既有德。即生字甲。故云盡生房矣。房生既成。則有
米實。故云盡成實矣。既已有實。稍向熟成。故云盡堅
熟矣。衆德皆熟。故云盡齊好矣。稂莠苗既似禾。實亦
類粟。若擇種去其細粒。則食心至。曰賊。○正義曰。皆
釋蟲。文李巡云。食禾心為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皆

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螟也。食未節言貪狼。故曰
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蝨也。孫炎
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也。郭璞曰。分別蝨。啖禾所
在之名耳。螟與騰蝨與蠹。古今字耳。郭璞直以蝨食
所在爲名。而李巡孫炎並因託惡政。則災由政起。雖
食所在爲名。而李巡孫炎並因託惡政。則災由政起。雖
機疏云。螟似子方而頭赤。滕蝗也。賊似桃李中蠹
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蝨。蝨也。食苗根爲人
患。許慎云。吏犯法。則生螟。乞貸則生騰。舊說。螟
賊一穗。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騰。舊說。螟
學曰。此四種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我田
四至去之。○正義曰。以特言田穉。故云。○我田
之。穉禾蟲災之盛。植者亦食。以穉者偏甚。故舉以
之。以其由政而然。故云。明君正已而去之。○舉
盛陽。○正義曰。以言炎火。恐其是火之實。故云。盛
也。非實火者。以南方爲火。炎其甚之。故云。盛陽也。
故箋云。盛陽氣。羸則生之。義無取於火之實。故爲盛

陽也。頤。頤。頤。至消亡。正義曰。解本言炎火之。以頤。頤。之屬。四者盛陽氣。羸則生之。以得陽而生。故陽盛而為害。月令仲夏行春令。百騰時起。是陽行而。生陽盛。則蟲起。消之。則付於所生之本。今明君為政。田祖之神。所以受者。以害由政起。今明君為政。無由。田祖所。以受者。以害由政起。今明君為政。無由。故云。田祖不受。四蟲之害。若政能消之。則本無可。受而云。田祖不受者。以田祖主田之神。託而言耳。有。

滄。滄。滄。與。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傳。滄。雲。與。貌。

萋。萋。雲。行。貌。祈。祈。徐。也。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

來。祈。祈。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主。雨。

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本。又。

作。弁。於。檢。反。漢。書。作。黼。萋。七。西。反。與。雨。如。字。本。或。作。雲。非。也。祈。巨。移。反。雨。我。于。付。反。註。內。主。雨。同。一。

雨。如。字。注。彼。有。不。獲。釋。此。有。不。斂。濟。彼。有。遺。秉。此。有。滄。

總。伊。寡。婦。之。利。傳。秉。把。也。云。成。王。之。時。百。穀。既。多。

種。同。齊。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獲。不。斂。遺。秉。

滄。德。故。聽。矜。寡。取。之。以。為。利。獲。戶。郭。反。斂。擠。上。力。

反。擠。獲。也。德。音。遂。有。滄。至。之。利。正。義。曰。言。太。平。

把。巴。馬。反。矜。音。鰥。有。滄。至。之。利。正。義。曰。言。太。平。

雨。之。雲。也。此。雲。既。行。乃。起。其。雨。澤。祈。祈。然。安。徐。而。落。

不。暴。疾。也。民。見。雲。行。雨。降。歸。之。於。君。云。此。雨。本。主。為。

雨。我。公。田。耳。因。遂。及。我。之。私。田。雖。作。者。廣。見。太。平。之。

時。民。心。先。公。之。義。要。雨。無。不。偏。天。澤。以。時。故。得。五。穀。之。

大。成。由。此。民。所。收。刈。力。皆。不。足。而。令。彼。處。有。不。獲。刈。

之。釋。禾。此。處。有。不。收。斂。之。濟。東。又。彼。處。有。遺。餘。之。秉。

把。此。處。有。滄。漏。之。未。德。此。皆。主。不。暇。取。維。是。寡。婦。之。

所。利。言。把。拾。取。之。以。自。利。已。今。王。不。能。然。使。矜。寡。無。

所資故刺之定本集註擠作積。傳。滄雲與貌定本
集註云滄陰雲貌。正義曰既言有滄卽云與雨雨
出於雲故知滄雲與貌雲既與而後行萋萋在滄之
下故知雲行貌謂徐緩而後雨落故萋萋之下言與雨
也祈祈徐貌謂徐緩而降故箋云不暴疾也經與雨
或作興雲設也定本作興雨。成王至為利。正
義曰穡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聘禮曰
四秉曰筥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筥穡名也若
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為筥者卽引此詩云彼
有遺秉此有不斂穡是也彼註言此秉者以對禾秉
爲異故掌客註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
把耳筥謂一擠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
未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是有對故言此以別
之王制及書傳皆云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
皆有常餼地官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則官自
有餼而須拮据拾者以豐年矜寡拮据拾足能自活王
不堪事乃餼之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

三喜 云喜讀爲饁饁酒食也成王出觀農事饁食

耕者以勸之也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勞倦之爾

。饋食音嗣 來方禮祀以其駢黑與其黍稷以享以

祀以介景福傳駢牛也黑羊豕也 云成王之來則

又禮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駢牲陰祀用黜牲

。禮音因享許兩反徐又 會孫至景福。毛以爲

許亮反黜伊糾反黑也 會孫成王之身自來止

親循吠畝以觀稼穡也特耕者皆以其婦之與子同

其黍稷之盛用此以獻以其駢赤之件黑之神羊豕與
而報以大大之福所以常得年豐今王不能然故

之。鄭以爲曾孫來止則以勸之其田峻又加之。又設食餼彼南畝之農人。以勤之其田峻又加之。又酒食勞之。故上下樂業。穀得祀者。以其牲或赤或黑。於四方之神。而牲禮祀焉。所得祀者。以其牲或赤或黑。與其黍稷之盛。以獻祀。四方之神。饗之。而與祐助。與大福。○傳。騂牛黑羊豕。○正義曰。毛以言。騂者皆牛。故云。騂赤牛也。定本集註。騂下無赤字。是也。上篇云。以社以方。而方社。連文。則方與社。稷同。用太牢。故以黑爲羊豕。通牛爲三牲也。且上章言。羊是方有羊。明不特牛。故爲太牢。牢中色而色不同者。毛意蓋以此四方。既望祀。又非五方之帝。故用是牲。所以無方色之別。○報事。因卽祭祀。故云。成王此以田事爲主。成王出觀民報焉。對出觀爲文也。此之來。則又禮祀四方之神。祈報。並言者。言其報以成而新。後年也。祭則祭當在秋。祈報。並言者。言其報以成而絃註云。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非四方之神。而引以解此者。以毛分。騂黑爲三牲。鄭以騂四

色。故引牧人。騂黝以明騂黑爲別。方之牲耳。謂四方之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知方祀各以其方色。牲者。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註云。以爲禮。五天帝人帝。而句芒等。食馬是五官之神。其牲各從其方色。則宜五色。獨言騂黑者。略舉二方。以顯句耳。故易傳。大宗伯職祀天。乃稱禋五祀。在血祭之中。而不言禮者。此五官之神。有配天之時。配天則禋祀。此祭雖不配天。以其嘗爲禋祀。故亦以禋言之。五祀在血祭之中。則用太牢矣。故上篇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方祭有羊。孫毓以爲方用特牲。非禮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毛詩註疏卷之十四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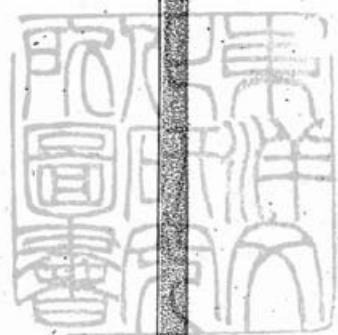
No. 3038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



毛詩小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

惡焉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至罰惡焉正義曰作瞻彼洛矣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

能爵命賞罰故思古之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

惡焉以刺今之不能也爵命即賞善之事但爵命

之外猶別有賞賜故教分之經三章皆言爵命賞

善之事既能有賞必當有罰故連言罰惡耳於經



上篇每言曾孫則所宜云古明王不指斥之

瞻彼洛矣維不泱泱傳興也洛宗周漑浸水也泱泱深

廣貌傳云瞻視也我視彼洛水灌溉以時其澤浸潤

以成嘉穀興者喻古明王恩澤加於天下爵命賞賜

以成賢者傳決於良反既古愛反君子至止福祿如

茨云君子至止者謂來受爵命者也爵命為福賞

賜為祿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韎韐有奭以作六

師傳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鞞也天

子六軍傳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

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

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

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鞞合韋為之其服爵弁服紂

衣纁裳也許力反赤貌茅如字蒐所留反鞞音閤又古洽反

音士將子匠反下同疏瞻彼至六師正義曰言我

紂音緇纁許云反疏視彼宗周之洛水矣維此洛

水則決決然深而畜大能灌漑以時浸潤以成嘉穀

以喻我視彼古昔之明王矣維此明王則仁而寬愛

能爵賞以理賜命以成賢者是王恩之深厚也故君

子諸侯之至止來見於王則王爵命之以福又賞賜

之以祿其聚積多大如屋蓋之茨也又言諸侯世子

初除喪服士服來至京師正且有征伐之事王以

其賢命代卿士之任服韎韐之較有奭然而未以

六師之將其賢如刺之故得福祿也今王不能爵賞諸



詩經卷之三

是洛為宗周之浸水也禹貢云漆沮既從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矣
止為來至明王之所受爵命也上以水喻明王故知至
祿者吉社之謂善事皆是不必一定以此所慶之
思爵命賞賜耳故言爵命為福賞賜為祿於此經對
文為然於他書散則通矣福祿非聚積之物而云如
矣故云如屋蓋以喻多也傳曰解言與之由以其
曰韎韐者衣服之名與者赤貌傳曰解言與之由以其
用茅蒐之草染之其草色赤故也一曰韎韐所以代
韎者案爾雅云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緇三染謂之
纁此曰韎韐即一入曰韎韐是緇也定本云一染謂之
韎韐是以他服謂之韎韐祭服則謂之韎韐無韎韐
代他服之韎韐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韎韐士無韎韐
韎韐士言韎韐者彼註亦云侯伯之士一命則士亦名
矣言韎韐者彼註亦云侯伯之士一命則士亦名
以子男大夫為文故言韎韐耳其實士正名韎韐士

此謂諸侯至纁裳也其在三年喪中則必言爵命
知除三年喪則皆服韎韐也其在三年喪中則必言爵命
未賜爵視天子之喪服則皆服韎韐也其在三年喪中則必言爵命
諸侯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喪服則皆服韎韐也其在三年喪中則必言爵命
未誓則以皮帛繼之父子攝其君也若然春官典韎韐之世知
周禮之文謂父在代父行禮故有執君國反服之禮一云
未誓則以皮帛繼之父子攝其君也若然春官典韎韐之世知
繼於父又不敢自此離已父行禮故有執君國反服之禮一云
服待之同於正君者緇然君薨服太子服也世子雖不得復
也彼注謂未踰年者緇然君薨服太子服也世子雖不得復
君命但下士服而已此詩大猷言侯之固如成
爵命今服士服故知是未遇爵命又云侯之固如成
有征伐之軍將命卿故知代為軍將也天子卿士六軍
軍而出也以軍將命卿故知代為軍將也天子卿士六軍

實六軍之將一軍言將六軍一軍而出者舉六軍見天子之法其
主則天子遣使就國賜之矣元元年天子使毛伯來命者
錫公命是諸侯之禮亡亦無明文春秋之義言命者
命者說者致之非傳辭也春秋之世魯文公晉惠公
即位而賜之魯成公八年乃賜之齊靈公天子將昏
於齊始賜之簡襄魯桓則既賜乃賜之是賜命時節
無定限也由此而言蓋喻年賜命是其正其不自來也
則除喪自見天子此是喻年未得命者故自來也
言隸其聲如隸故解之云茅蒐隸聲也言古人之
道茅蒐其聲如隸故解之云茅蒐隸聲也言古人之
云隸者細而黜珩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
名焉今齊人名為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
之間言隸聲如茅蒐字亦作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
古人謂韋為茅蒐讀茅蒐亦聲為隸聲故云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
韋聲也又解代韋為茅蒐之意士亦聲為隸聲故云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

陳服也其禮合韋為之此隸聲也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
配爵弁服也彼注云爵弁服者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
黑如雀頭然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也紵衣絲衣
朝服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欲令
下近細明衣與帶同色此引之
以衣在裳上故先云紵六耳
君子至止鞞琫有珌
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
珌下飾也天子玉琫而珌珌諸侯盪琫而璆珌大夫
鑠琫而鏐珌士琫琫而珌珌云此人世子之賢者

也既受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制斷
字或作鞞而頂反說之云刀室也琫字又作鞞必孔
反佩刀鞘上飾必字又作鞞實一及佩刀下飾必音

也既受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制斷
字或作鞞而頂反說之云刀室也琫字又作鞞必孔
反佩刀鞘上飾必字又作鞞實一及佩刀下飾必音

造以蠶者謂之兆。墨從黨反。字又作瑒。音同。爾雅云：黃金謂之望。望音射。一入巨。膠反。又舊周反。王也。沈舉彪反。又與彪反。又張寧反。鏤音遼。爾雅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鏤。徐何盧到反。又力弔反。本又作鏤。亦音遼。又力小反。說文云：玉也。字書力召反。鏤力幽反。又力勿反。沈又力虬反。黃金之美者。郭云：紫磨金。貂力計反。說文云：蠶屬。斷丁亂反。云：君子萬年保其家室。云：德如是。則能長安其家室。親家室親安之尤難。安則無篡殺之禍也。亦。篡初患反。殺本。師。言明王既有恩澤能爵命諸侯。故君子諸侯至止於王之。所王既爵命之。又加賜以容飾之刀。有鞞以盛之。其鞞則有鞞及其。必以其德如是。則能萬年而長安其家室。無危亡之。矣。今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鞞。內則注。鞞刀鞞是也。

公劉云：鞞。鞞容刀。故知鞞容刀也。又容者容飾。此鞞有鞞。即容飾也。鞞上飾於之。形飾有上下耳。其各為鞞。鞞之義則未聞。公劉傳曰：鞞上飾鞞下飾者。以彼無鞞。文因鞞為在上之飾。下則指鞞之體。故言鞞下飾也。傳因鞞歷道尊卑所用。以有成文。未之。差也。天子諸侯鞞。異物。大夫士則同。言尊卑。所曰以鞞者。謂之兆。郭璞曰：兆以鞞說文云：兆。蠶甲。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鏤。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也。鏤即紫磨金也。說文云：公。蠶而。不及於蠶。故天子用鞞。士用鞞也。定本及集本皆以。諸侯。鏤。字從玉。又。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云：此人世子之能繼世位者也。其爵命賞賜。盡與其先君受命者同而已。無所加也。君子萬

年保其家邦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

諂並進奪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古者古昔

明王時也小人斥今幽王也○諂勅疏裳裳者華

句至之世焉。正義曰作裳裳者華詩者刺幽王

也以其古之仕於朝者皆得世襲其祿今用小人

幽王在於天子之位則有讒佞諂諛諛之人企進於

朝既為佞以蔽之王又進讒以害賢而王信受之

棄去賢者之胤類絕滅功臣之世嗣故時臣思古

以刺之也此言古之仕者世祿及文王曰凡周之

士不願亦世皆謂仕宦於朝者朝者在官之總名

公卿大夫皆是也經言乘其四駱則仕者得乘四

馬矣禮士乘兩馬則此詩所言不及士也古者

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直食其先人之祿而不

其位不賢尚當然子若復賢則君父位矣三章

云守我先人之祿位奔位言之見此意也類謂種

類世謂繼世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其理一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傳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

云興者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湑然於下喻臣也明

王賢臣以德相承而治道興則讒諂遠矣○湑思敘反治直使

反又遠干也。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

處兮。云觀見也之子是子也謂古之明王也言我

得見古之明王則我心所憂寫而去矣我心所憂既

寫是則君臣相與聲譽常處也憂者憂讒諂並進

反古豆。裳裳至處兮。正義曰詩人遇讒絕世傷今

著者君也。在於上美德者臣也。佐於下君臣相承共

興國治古之明王政治如此我得見古之是子之明

王則我心所憂讒諂之事寫除而去兮我心之憂既

已寫兮則比於彼朝君臣相得是以有聲譽之美而

處之兮言常處此聲譽之美兮已由讒見結故憂而

思之以刺今也。裳裳至盛貌。正義曰以華狀

顯見故言術堂堂也。此葉與臣德盛故稱焉盛貌

皆言華故以華喻君也華既喻君而復有葉故以喻

臣言君之須臣為輔猶華之須葉以盛故下章無葉

以喻無臣也華葉之在於枝高下同耳言華。裳裳者

上葉下者因文之上下以喻君臣上下耳。裳裳者

華芸其黃矣。傳芸黃盛也。裳云華芸然而黃與明王

德之盛也不言葉微見無賢臣也。○芸音云徐音

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云章禮

文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

禮文法度政有禮文法度是則我有慶賜之榮也。裳裳至有慶矣。正義曰既思君臣並賢而不得又



裳裳至有慶矣

思君明而無賢臣者言彼堂堂然光明者華也此華

乃芸然而其色黃而成矣以與顯著者君也此君其德彰而明矣華盛而不言其禁見君明而其臣不賢我得以見是子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也維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則能進用有德是以於我有慶賜之榮矣我所以欲得見之也○
芸黃盛○正義曰芸是黃盛之狀故箋云華芸然不黃也此華赤以黃為盛謂草木之有黃華者也若之華紫赤而繁黃則衰矣與此不同也○
華芸至賢臣○正義曰類上章有葉而此無故云而不言葉者微見無賢臣也微謂不明言而理見是其微也
裳者華或黃或白
云華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與明王之德時有駁而不純
○駁邦
我觀之子乘其四駁
乘其四駁六轡沃若
傳言世祿也
云我得見明王之德之駁者雖無慶譽猶能免於讒諂之害守我先人

之保位乘其四駁之馬六轡沃若然

○駁音洛沃若如字徐於縛反

華或至不純○正義曰喻取其象既以黃色與明王德純故以異色喻其不純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華自有雜色與純者二章各舉以喻非此華本黃而變白又非白即衰也華一時而黃白雜色以與明王亦一時而善惡不純非先盛而後衰為不純也故言時有駁而不純者言時有善多而惡少非善惡半也若惡與善等則是
閭君不得為明王矣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傳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

云君子斥其先人也多才多藝有禮於朝有功於國

○朝直遙反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傳似嗣也
箋云維

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之世祿子孫嗣之今遇

讓語並進而見絕也

疏

左之至似之。正義曰詩人

之意也言左之左之左陽道朝祀之事我先人君子則宜而行之右之右之右陰道喪我之事我先人君子則能有而曉之此二德者我先人維其並能有之是以先王使其子孫嗣之今遇讓見絕故思古明王也左陽道嘉慶之事故言宜之右陰道為憂凶之事不得言宜故變言有之二者皆君子之所能故下經總言有之明二者皆有也。傳左陽至之事。正義曰以天下之事多矣大總不過吉凶故舉左右以目之左陽道謂嘉慶之事朝者人所樂祀者吉之大故為陽也右陰道謂憂凶之事喪者人所哀戎者有所殺故為陰也以能事弘多故皆重言以見衆也

棠棠者華四章章六句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動無禮文

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也

桑扈音戶桑扈

作疏桑扈四章章四句至禮文焉。正義曰以其雁時君臣上下升降舉動皆無先王禮法威儀之文焉故陳當有禮文以刺之即上二章上二句是也三章言其君為百辟所法而受福卒章言臣能燕飲得禮而不傲慢皆是君臣禮文之事故總之此與賓之初筵序皆言君臣上下以君臣即有上下之禮故并言以見義

交桑扈有鶯其羽。興也鶯然有文章。云交交猶

佼佼飛往來貌桑扈竊脂也興者竊脂飛而往來有

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

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

鶯於耕反

君子樂胥

受天之社傳胥皆也云胥有才知名也祜福也

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

和而民安天子之以福祿反祜音戶知音智下同

交交至之祜。毛以為佼佼然飛而往來者桑扈之

鳥也。有鶯然其羽之文章。故人皆觀視而念愛之。以

興動而升降者。王與羣臣也。當有威儀禮法。則天下

亦觀視而樂仰之。君子既有禮文為下所愛。盡得其

所。故能樂與天下。所共是與天下。皆樂而得受天之

祜。福也。鄭唯樂胥為具。在箋說。交交至樂

之。正義曰。黃鳥小宛傳曰。交交小貌。此云猶佼佼

飛而往來者。作者各有所取。佼佼實飛而往來之貌

也。此喻升降舉動。故取往來為義。胥皆。正義曰。正

日釋詁文。孫毓曰。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

之內。無違命則天子樂矣。諸侯樂之。大夫官府之內。無

內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者。皆

是。迷毛之義也。胥皆至福祿。正義曰。周禮每

官之下。皆有胥徒。胥一人。則徒十八。是胥以才智之

故而為十。徒之長。又有大胥小胥之官。政知胥有才

智之名。易歸妹。以須。注亦云。須有才智之辨。天文有

須。女屈原之妹。名女須。鄭志答冷剛云。須才智之稱

故。屈原之妹。以為名。是胥為才智之士。胥須古今字

耳。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傳。領頸也。君子樂胥萬邦之

屏傳。屏蔽也。云王者之德樂賢。知在位則能為天

下蔽。捍四表。患難矣。蔽捍之者。謂蠻夷。率服不浸。畔

音。屏甲卸反。為于偽反。捍。音。君于樂胥萬邦之屏。毛

禮文。又。能樂與天下。皆共之。能與天下。皆樂。則為萬

邦之蔽。天。下。皆。得。其。樂。無。復。侵。伐。之。憂。是。為。之。蔽。

得矣。○正義曰：高邦是中國之辭與中國為屏蔽明捍四夷可知也故云蠻夷率服不敵內之屏之翰百辟為憲翰翰者

法也。○云辟君也王者之德外能捍蔽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為之損幹則百辟卿士莫不修職而

法象之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傳戰聚也不戰戰也不

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欽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

其受福祿亦不多也。○我莊疏之屏至不那○毛以蔽捍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為之損幹則百辟

卿士莫不修職而法象之王能如此則天下之

戰聚而歸之乎言戰聚而歸之也。○天所祐其受福豈不多乎言受福多也。○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上

二句與毛同。○二句具在箋○傳翰幹憲法。○正義曰釋詁云損幹也。○舍人曰損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

牆為喻幹是牆之主善政亦民之主也。○憲法釋詁文○因上文而轉故亦為蔽捍四表之患難人君之所施為

士者以烈文百辟其刑之對四方其訓之故知為卿士尊此諸侯故曰君也。○對四方其訓之故知為卿

言王位至尊天所予愛解其當自斂難之意斂者收攝之名故言斂以先王之法難者戒懼之辭故知難以亡國之戒不自斂以先王之法即動無禮文也故序箋云動無禮文者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是

先王之法為禮文也。○不自難以亡國之戒者即賢也故首章箋云王者樂臣下有才智文章則賢人

在位而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言用賢則民安是棄賢則亡國矣又彼文連言受天之祐彼由樂有賢智則受天之祐此不難以亡國之戒則受福不多是相配成也易傳者以順文理切不假反言故也

觥其觥旨酒思柔 云兕觥罰爵也古之王者與羣

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然陳設而已其

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其樂言不憚教自淫恣

也。兕徐履反獸名觥古橫反以兕角為之觥音卍本或作觥樂音洛撫火吳反教五報反下文同

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云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

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則萬福之祿就而求之謂登

用爵命加以慶賜 彼賢至慶賜。正義曰以

命加以慶賜也 彼賢者而言交非教則常恭敬故引論語若與

執事敬為不教慢矣故明王招聘用之故云登用爵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

節焉 交於萬物有道謂順其性取之以特不暴

天也 鴛鴦於袁反沈又音 鴛鴦四章章四句

溫下於崗反又於良反 鴛鴦四章章四句

曰作鴛鴦詩者刺幽王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過度是以思古明王交接於天下之萬物鳥獸 鴛鴦四章章四句

魚皆有道不暴天也其自奉養有節度不奢後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奉養也。○交於至暴天。○正義曰：天子以天下為家，萬物皆天子立制節其生殺與之交，故言交於萬物也。有道者謂順其生長之性，使之得相長養，取之以時不殘暴，天絕其孩幼者，是有道也。

不暴天
王制文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傳** 興也。鴛鴦匹鳥，太平之時交於

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云匹

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為雙性，耦也。此交萬物之

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

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音巡又音脣，獺勅轄反。

又他君于萬年福祿宜之。云君子謂明王也。交於

萬物其德如是則宜書以考受福祿也。鴛鴦至宜之

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欲取鴛鴦之鳥，必待其長

大於其能飛乃畢掩之，而羅取之不於幼小而暴天

也。非但於鳥獨然，以龜於萬物皆耳。至獺祭魚然後

取魚，豺祭獸然後捕，皆待其成而取之也。君子明

王交於萬物之德如是，則萬年之壽及福祿並皆宜

歸之也。今王不能然，故以舉以刺之。興也。至羅之

一物以興其餘也。又解正舉鴛鴦者，以鴛鴦匹鳥也。

相匹耦而獲，馴則易得也。易得尚以明萬物皆然，故

言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也。又言於其

飛乃畢掩而羅之，此即取之，以時之事也。謂小者未

能飛，待其能飛而後取之，釋器云鳥，豈謂之羅月令

云羅網畢翳，註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以畢羅異器

故各言之。大東傳曰：畢所以掩兔，彼雖以兔為文，其

實亦可取鳥，故此鴛鴦言畢之也。羅則張以待鳥，畢

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匹鳥至散時。正義曰：畢

申說四鳥之意止則搗飛則雙性馴善而相耦則取
之易得故詩特舉之鴛鴦即是萬物之一而傳以為
興故又解之此交於萬物之實而言興者欲廣其義
故也箋又止言魚獸二事者以天之生物飛走而已
經已言鳥又舉魚獸則可以兼諸水陸矣且因王制
詩傳之成文也此射獺祭特魚獸成就皆是魚獸故
縱分散之時故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傳言休息也

於是可取之
云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
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
反韓詩云捷也捷其君子萬年宜其遐福箋云遐遠
也遠猶久也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傳摧莖也秣粟也
箋云挫今莖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

則委之以莖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以興於其
身亦猶然齊而後三舉設盛饌恒日則減焉此之謂

有節也○乘馬王徐繩證反四馬也鄭如字下同廐

反莖采田反韓詩云委也委紆偽反猶食也與音豫齊側皆反本亦作齋饒仕戀反減古攬反

鴛至恐懼○正義曰言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舉雄

者而言耳此舉鳥不恐懼亦廣與其義禮運曰龍以

為畜故魚鱗不澹鳳以為畜故鳥不獮麟以為畜故

獸不狘是水陸飛走皆可擾馴也白華文與此同但

彼言申后見黜故以陰陽相下為義此與取自安故

與此異也○推今至有節○正義曰傳云摧莖轉
古為今而其言不明故辯之云此推乃今之莖字也
言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之於廐者以王馬多矣而
此言在廐明是王所乘馬天子之馬而不常與栗言
愛國用心序言自奉養非王身上章為興知此亦興

故言以與於其身亦猶然也齋而後三舉設盛饌三
舉節是設盛饌也恒曰則減焉唯一舉也齋為有事
故三舉恒日無事而一此之謂有節天官膳夫云王
日一舉註云殺牲盛饌曰舉又曰王齋則三舉是恒
日則減焉因奉養先盛而倒言耳此不言朔月而王
藻云天子之食日少定朔月太牢明朔必加於恒日
不知為同齋三太牢為降二太牢也王藻曰少牢與
周禮曰一舉不同者齋志答趙商云禮記後人所定
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
難據也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為正然則為
記有參差也**君子萬年福祿艾之傳**艾養也云明王
故不同也愛國用自奉養之節如此故宜久為福祿所養也艾
魚蓋反徐乘馬在既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又音刈綏安也反又綏士果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

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受戾虐也暴虐謂其

政教如雨雪也頭貌燕樂音洛卒章同燕又作宴

兩于付反頍弁三章章十二句至是詩。正義

卒章同曰作頍弁詩者時同姓之諸公刺幽

王也以王之政教酷暴而戾虐又無所親不能燕

樂其同姓親睦其九族孤特傾危將至喪亡故同

姓諸公作是頍弁之詩以刺之為不能燕樂同姓
明諸公是同姓諸公也作詩者一人而已言諸公
者以作者在諸公之中稱諸公意以刺之也九族
亦同姓見諸公非一容九族之外故言同姓以廣
之不能燕樂即亦不能親睦故分而言之耳暴戾無親
責王不燕樂今不親睦故分而言之耳暴戾無親

詩統

五

五

卽如彼兩雪先集維霰是也。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三章皆上六句是也。孤危將亡卒章四句是也。其首章二章上六句懼王危亡庶幾諫正亦是將亡之事也。經序倒者序述論其事由暴虐無道故不能燕樂爲事之次經則主爲不能燕樂故先言之。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傳 興也頍弁貌弁皮弁也。云實

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

以宴而弗爲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

弁以日視朝。朝服直遙。反下皆同。爾酒既旨爾殽既嘉。云

旨嘉皆美也女酒已美矣女殽已美矣何以不用與

族人宴也言其知具其禮而弗爲也豈伊異人兄弟

他傳 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

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又刺其弗爲也葛與女蘿

施于松柏傳 葛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喻諸公非

自有尊託王之尊。云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

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已之將危亡也

葛音鳥說文音弔寄生草也爾雅云寓木宛童是也女蘿力多反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又唐蒙施

以岐反 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傳

弈弈然無所薄也。云君子斥幽王也幽王久不與

諸公宴諸公未得見幽王之時懼其將危亡已無所

依怙故憂而心奔奔然故言我若已得見幽王諫正

之則庶幾其變改意解澤也。亦音亦說音悅音

音疏伊何乎宜在於首以爲表飾也。以興有尊貴者

之天王維如何乎宜於上以正綱紀也。爾王之酒

既旨美矣爾王之殺既嘉善矣足能具禮何不以酒

與族人燕乎王所當與燕者豈伊更有異人疏遠者

乎皆王宗族兄弟非有他人何不燕而親之令爲輔

助我所以欲王之親燕者以爲與女蘿施于松柏之

上非自有根依於松柏之根故松栢存而茂松栢頌

而亡是有存亡在松栢以興同姓與九族附於王者之

側非自有尊託王之尊故王之政明而樂王政衰而微

是興衰由于王政所以欲王之明也。下四句義具在

箋。鄭以爲王服是有類然者皮弁之冠是維伊

也。至皮弁。正義曰以類而文連弁故爲弁。弁者

之即我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

有德者則戴類然之弁矣。下章肅又云言冕其在人

之無期也。其意以傷王無德將不戴弁。孫毓以皮弁

非唯王者所服。雖陪臣卿大夫皆得服之。不足以為

王者廢與之喻。以王說爲非。案昭九年左傳王使詹

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信八年

然則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故以爲喻也。

○實猶至視朝。正義曰。釋詁云。寔是也。實寔義

同。故實亦爲是也。言是維伊何問其所用之辭則此

皮爲燕之服。天子皮弁以朝。視朝。王藻文燕禮者諸

侯燕臣之禮。經云。燕朝服。燕則知天

子亦自以朝服。燕也。且此詩。責王不燕而舉皮弁是

天子燕用皮弁。明矣。若然。王制云。周人冕而祭。玄衣

而養老。註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玄衣

人循而無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委貌。諸侯以燕之。周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燕服為朝服如彼註則天子之燕用玄衣此言皮弁者蓋天子燕服有二燕羣臣用玄冠親同姓用皮弁也賓之勃筵三章箋云此祭末王與疾人燕而經云側弁之戲是燕同姓用皮弁之事也○○陸機疏云蕙一名寄生者毛以時事言之耳陸機疏云蕙一名寄生者毛以時事言之耳陸機疏云蕙一名寄生者毛以時事言之耳

期云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音基王如字爾音○期本亦作其

具猶來也○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兵命

反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殺既阜豈伊異

人兄弟甥舅○云阜猶多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疏

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正義曰釋親文也此諸公而及甥舅以甥舅王之外親皆是緣王與衰故亦欲

從王燕如彼雨雪先集維○嚴暴雪也○云將大雨

雨雪始必微温雪自上下遇温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喻幽王之不親九族亦有漸自微至

甚如先霰後大雪。霰蘇薦反消雪也死喪無日無

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云王政既衰我無所

依怙死亡無有日數能復幾何與王相見也且今夕

喜樂此酒此乃王之宴禮也刺幽王將喪亡哀之也

○喪息浪反幾居宜反疏如彼至維宴。正義曰言

註同樂音洛復扶又反疏王政教暴虐如彼天之兩

下大雪其雪必先集聚而轉維為小霰而後成爲大

雪是雪有漸也以與幽王之爲惡亦初爲小惡而成

爲大惡亦惡有漸也王漸益惡今則大甚王若覆滅

則已亦喪亡我等死與喪亡無有日數復無幾何與

王相見未不得王之燕禮矣且自相與喜樂此酒於

今之夕以王必不燕已故自巳酒維當王之燕禮。

○霰暴雪。正義曰以比幽王新致暴虐且初爲

霰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即暴雪也。

類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臺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

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

詩也。秦胡暗反車軻頭也嫉音疾又音



五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作車牽詩者周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當時褒姒在王后之位，情性嫉妬，由物類相感而小人道長，故使無道之輩並進於朝，讒佞巧言傾敗國家，令王之德澤不加於民，使致下民離散，周人見其如此，乃思得賢女以配君子，幽王欲令代去褒姒，教幽王改修德教，故作是車牽之詩以刺之。上言大夫下言周人見大夫所作，述衆人之意，故也。此經五章皆以褒姒嫉妬思得賢女代之言，思變季女是褒姒嫉妬也。德音來括是民已離散者也，令德來教欲王之改修德教是德澤不加於民也，故皆反經而序之所以相發明也。

間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
傳 興也間關設牽也變

美貌季女謂有齊季女也。**傳**云逝往也大夫嫉褒姒之為惡故嚴車設其牽思得變然美好之少女有齊

之德者往迎之配幽王代褒姒也既幼而美又齊

莊庶其當王意。**傳**變力交反齊側皆反下**匪飢匪渴**

德音來括
傳括會也**傳**云時讒巧敗國下民離散故

大夫汲汲欲迎季女行道雖飢不飢雖渴不渴覬得之而來使我王更修德教合會離散之人。**傳**括本又

徐古潤反**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傳云式用也我得德

音而來雖無同好之賢友我猶用是燕飲相慶且喜

○好呼報反**傳**間關至且喜。正義曰周人惡褒姒

註下並同**傳**嫉妬讒佞在朝欲得賢女以代之故言已欲間關然以設車之牽兮思得變然美好齊莊之少女往迎之兮若有此女可得往迎其於行道

飢非以為飢雖渴非以為渴所以然者謂望此女以
令德善音來發教諫於王使施行德澤會合離散之
人凡人之喜樂須賢女共之我若迎得此女雖無同
好之賢友猶用是得賢女之故燕飲酒相慶而且喜
樂嫉褒妙之甚思賢女之幼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
○傳間關至有齊季女○正義曰以連言牽兮故知
間關設牽貌牽無事則脫行乃設之故言設牽也
齊季女者采蘋經文也以其當為王后欲代嫉妬明
其非直幼少而已是以箋述之云既美依彼平林有
好而少又有齊莊之德庶其當工意也

集維鷓辰彼碩女令德來教
傳依茂木貌平林林木

之在平地者也鷓雉也辰時也傳云平林之木茂則

耿介之鳥往集焉喻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賢女

來配之與相訓告改脩德教音式燕且譽好爾無

射
傳云爾女女王也射厭也我於碩女來教則用是

燕飲酒且稱王之聲譽我愛好王無有厭也射音

厭於豔傳依彼至無射○正義曰既思賢女欲以配

反下同傳王又欲王有美德致此賢女故言依然而

茂盛者彼平林之木有往集之者維為鷓雉也此鷓

雉乃耿介之鳥由平林之木茂故往集焉唯此有茂美

之德者君子之身有來配之者維為碩女也此碩女

有齋莊之德由君子之身美則配焉是美德能致

碩女也如此則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彼有美大

之賢女以令善之德來配於王與王相訓令王改脩
德教我用是之故則燕而飲酒且稱王之聲譽又愛
好汝王無有厭倦也○傳依茂至辰時○正義曰依
為林之狀以茂而致知依為茂木貌也周禮有
山林之麓不在平地此云平林故為林木之在平地
也鷓雉釋鳥文以說文云鷓雉長尾雉走鳴乘聲且
防鉗著馬頭上陸機疏云鷓雉小於翟也走而鳴且

曰鷓鴣其尾長肉甚美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鹿兩足之美有鷓鴣者似鹿而小是也此鷓鴣雉中之別名雉性耿介故箋謂之耿介之鳥士相見註云贊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特別有倫雉必用死為其不可生服是耿介也以雉有耿介之性雖無肯喻碩女有貞專之德碩大也言美大之女

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

且舞云諸大夫覲得賢女以配王於是酒雖不美猶用之此燕飲穀雖不美猶食之必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得輔佐之雖無其德我與女用是歌舞相樂喜之至也音洛是相於非一之辭故言諸大夫也人之飲食必樂其旨嘉今喜而用之故不待旨嘉經再言庶幾其意則同故箋於食之下總云皆庶幾於王

之變改已得輔佐之也說燕樂之事而言無德者以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云雖無好友以已為主引人從已自他而言故云已無賢友此言無德與汝以彼為主持已就人自己而言故云已身無德為謙辭耳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

漘兮云陟登也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為薪析其木以為薪者為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喻賢文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嫉妬之女亦為其蔽君之明為于僞反下亦為同辟婢亦反又音壁

鮮我覯爾

我心寫兮云鮮善覯見也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則我心中之憂除去也鮮息淺反徐音仙觀古候反女音汝行如是下孟反一本無

行疏當彼至寫兮。正義曰言有人登彼高岡之上者以此柞木其葉潛然茂盛兮為其蔽岡之高者伐而去之以興有賢女居彼王后之位則必辟除我伐以為賤辟除褻姦以去之善乎我得見汝之喜賢女辟除褻姦如是我則我中心之憂寫除而去兮喜之至也。登高至之明。正義曰以折者是除去之辭又言潛兮為茂盛故喻其蔽岡之高以喻取一象欲見其體而不得見之則為蔽也言為薪是廢棄不用之辭故辟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傳景大也。云景明也諸大夫以為賢女既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騤騤然

持其教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仰止本或作

我心傳慰安也。云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申為怨也於願反王

作以愠我心愠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高山至我心顯之德如山者則慕而仰之為善庶幾於古人有高行之既慕德行善則調御有法如善御者使四牡馬騤騤行而不息進止有度執其六轡緩急調和琴瑟之相應也喻王法仰高大善御羣臣使有禮法成其文章如六轡之御四馬也得賢女則令王如我所以願見之也我若得見爾之新昏使王改節也如是以安慰我心除其憂矣鄭准以景為明為

異餘同。○景明至有和。正義曰傳云景大釋其明
文箋必易之為明者以行須行之故以為明見其明
白可法明亦大也言高山者以山之高比人德之高
故云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也且仰是心慕之
故為高德德者在內未見之言行者已見施行之
德則慕仰多行則法行故仰之行之異其文也六
以御四馬故以喻王御羣臣六轡如琴猶言執轡如
組轉相比並以發明其意也四牡傳曰駢駢行不止
此亦然也。○傳慰安。正義曰傳也孫毓載毛傳云慰
除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孫毓載毛傳云慰
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文而後徒
見褒姒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為慰安
凱風為安北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文無緣
未句獨見褒姒為恨肅之所言非傳旨矣定本慰安
也

車牽五章章六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四

十四之二



詩經註疏卷第十四

毛詩小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蠅音仍反

營營青蠅止于樊興也營營往來貌樊藩也

者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

也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營如字說文作營云小聲也樊音煩藩

方元反一本甫煩反汙汙辱之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汙烏路反令刀成反遠于萬反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樂音洛易以岐反 **說** 營營至讒言

詩經

曰言彼營營然往來者青蠅之蟲也此蠅汙白使黑
汙黑使白乃變亂白黑不可近之當去止於藩籬之
上無令在宮室之內也以與彼往來者讒佞之人也
讒人喻善使惡喻惡使善以變亂善惡不可親之當
棄於荒野之外無令在朝廷之上也讒人爲害如此
故樂易之君子謂當今之王者無得信受此讒人之
言也○**○**樊藩○正義曰釋言文也孫炎曰樊圃之
藩然則圃圍藩籬是遠人之物欲令蠅止之故箋云
外之令遠物令使遠於近人之物又藩所以細木爲之
下章棘榛即是爲藩之物故下傳曰榛所以爲藩明
棘亦然也此章言藩下章
言所用之木互相足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
極交亂四國**○**云極猶已也營營青蠅止于榛**傳**榛
所以爲藩也○**○**榛土中反
讒人罔極構我二人**○**云
構合也合猶交亂也○正義
曰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

此相嫌交更感亂與上章義同故云猶交亂也上言
四國此云二人者二人謂人君與見讒之人也讒者
每入讒之常構二人構之不已至交
亂四國先多而後少故先四國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媿近小人飲酒
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
作是詩也****○**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

爲王卿士○筵音延媿息列反近附近之近沈如

飲酒齊其色曰面徐又莫**○**賔之初筵五章章十

曰賔之初筵詩者衛武公所作以刺時也以酒無
政教荒亂而惰廢乃媿慢親近小人與之飲酒

有節度令使天下沈化而效之致天下諸侯君臣
下亦效而行之沈化而效之致天下諸侯君臣
成風俗衛武公既入為王之卿士見其如本而作
是詩以刺之也定本集注並云飲酒無度俗本
飲食誤也刺時者即幽王之時也幽王之時
於下故言刺時以目之案著云刺時也幽王之
鄭以爲直刺君身則言時者目其時也君由可
兼見於當時矣此君臣上下文在天化之君由可
則事舉天下諸國之君臣也沈面淫液即飲酒無
之矣言武公既入者言作詩之早晚耳沈面淫液
知矣言武公既入者言作詩之早晚耳沈面淫液
下之形於四方之風譚大夫尚得作詩以刺王
則在國亦得作酒亂敗厥德于下蕩曰天者尚書
子曰用沈酗于酒亂敗厥德于下蕩曰天者尚書
以酒箴云天不同爾顏色以沈酒誥注云齊色曰
面然則沈酒者飲酒過久若沈酒誥注云齊色曰
顏色齊同也此經五章失鄭以上二章陳古燕射之
禮次二章言今王燕之失鄭以上二章陳古燕射之

陳古以駁今次二章言今王祭末之燕俱以上二章
下化之三章四章言賓舞號嘯是媿近小人飲
酒無度也卒章無君臣淫液之事者此天下之化
化也卒章無君臣淫液之事者此天下之化
所爲效者尚然君臣淫液之事者此天下之化
其君臣不出之語並爲沈酒之事也其設戒童殺之
言出與不淫之勢理在幽王之君臣則天下之化
上於下沈酒淫之勢理在幽王之君臣則天下之化
居於下非文之勢理在幽王之君臣則天下之化
正義曰樂記說樂之遲云味歎之淫洗至情淫
遲久之意也小人未醉身有惡態強自掩及淫
醉酒則舊時情態皆出莊子說察人之法曰醉
以酒以觀其態是久飲酒則情態出也下箋云至
於旅酬小人之態出亦謂久飲酒則情態出也下
也定本集注態下皆無出字於首章傳曰有燕
射之禮二章傳曰主人請射於賓則毛以事也
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爲燕射無祭祀之事也

詩經

卷

燕

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
之禮是燕射之法先行燕禮而後射也首章樂
逸乃射故舉酬之下說大侯既抗以下六句為射
後也燕必有樂故二章又重說燕事蓋舞笙鼓是
燕時之樂若燕樂之義得先祖之神悅故因論樂
事遂引而致之言樂既和而奏之可以進樂先
每事得禮則神之降福至子孫其湛以樂先
燕樂得宜不可使明神降福之意燕樂得所則神
福之主相耦入次取弓矢而又射也此兩章皆初論
燕後論射而首章言蕩且二章言笙鼓者燕以飲
食為主作樂助其勤耳故先言酒穀而後言聲樂
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初雖重慎後則失儀至於
音聲號呶舞不休息卒章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
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將祭而射謂之大射於
射之初先行燕禮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事
下六句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皆為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

傳

秩秩然肅敬也

傳

云筵席也左

祭時之事三章四章言今王祭未與族人私
燕小人為賓威儀昏亂唯卒章與毛同耳

右謂折旋揖讓也秩秩知也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

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知

言不失禮也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

反鄭智也折之舌邊豆有楚穀核維旅

豆實也核加籩也旅陳也

桃梅之屬凡非穀而食之曰穀

酒既和旨飲酒孔偕

傳

云和旨酒調美也孔甚也王

戶革反菹側俱反

之酒已調美衆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言主人敬其

事而衆賓肅慎音皆鍾鼓既設舉醕逸逸音皆逸逸往

來次序也音皆云鍾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音皆

市由反大侯既抗弓矢斯張音皆大侯君侯也抗舉也

有燕射之禮音皆云舉者舉鵠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梓

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

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

大射下章言烝衍烈祖其非祭與音皆抗若浪反斯張

如字鵠戶沃反音皆鵠也說文云即鵠也小而難中又云鵠者覺也直也

射者直也志樓音西箸也梓音子衍苦且反祭與

射者直也志樓音西箸也梓音子衍苦且反祭與射夫既同獻爾發功音皆云射夫衆射者

也獻猶奏也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

發矢中的之功音皆發如字徐音廢北音皆發彼有的以祈

爾爵音皆的質也祈求也音皆云發發矢也射者與其耦

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

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

其爭也君子音皆的音勺本亦作的同祈音其拾其劫

音皆反更也飲於鳩反下同爭爭鬪之爭音皆燕禮之至爾爵音皆毛以為古之將行燕射先為燕禮

讓隨其左右趨翔威儀甚肅敬而秩秩然而不失禮也其升筵之時則王之邊豆有楚然而陳列之矣又

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射者直也志樓音西箸也梓音子衍苦且反祭與射夫既同獻爾發功音皆云射夫衆射者

也獻猶奏也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

發矢中的之功音皆發如字徐音廢北音皆發彼有的以祈

爾爵音皆的質也祈求也音皆云發發矢也射者與其耦

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

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

其爭也君子音皆的音勺本亦作的同祈音其拾其劫

音皆反更也飲於鳩反下同爭爭鬪之爭音皆燕禮之至爾爵音皆毛以為古之將行燕射先為燕禮

讓隨其左右趨翔威儀甚肅敬而秩秩然而不失禮也其升筵之時則王之邊豆有楚然而陳列之矣又

也其升筵之時則王之邊豆有楚然而陳列之矣又

其王醢之穀與有核桃梅維旅而陳之於籩豆之上矣
其言其齊一而順禮也及其將射鍾鼓既已改設舉
相酬之爵逸逸然往來而有次序也既旅之後止飲
而於斯舉侯之時又亦張之矣引矢既張衆射之夫
矢於斯舉侯之時又亦張之矣引矢既張衆射之夫
既同登於堂而在射位遂各呈奏爾之射者發矢中
的之功此射者發矢中彼有的與其耦拾發之時則
能然故舉以刺之。鄭唯行燕至安賓之後而行大
射為異其文義則同。傳言肅敬者以序刺。正義曰
依釋訓云秩秩智也。傳言肅敬者以序刺。正義曰
智而能肅敬亦通也。傳言肅敬者以序刺。正義曰
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
其言之筵席通也。左右謂折旋揖讓之事也折旋揖
為禮隨其左右之宜其行或方折或迴旋相揖而辭
其讓也。今大射禮諸侯與其臣行禮使宰夫為主人案

降主人辭降主人取觚洗賓辭洗主人卒洗賓揖升
筵前獻賓賓拜受爵於筵前然後賓升筵是賓初入
門至即筵以左來每折旋揖讓之事也折旋揖讓則或
左或右故知左右謂折旋揖讓也射義曰古者諸侯
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此言升筵薦酒行燕禮也射
義又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宮者所以擇士
也巳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
者不得與於祭是將祭先王將祭必射於澤宮以擇士
宮後於射宮是將祭先王將祭必射於澤宮以擇士
正射於射宮乃行大射云公入鷺注云此公出而
言入者大射於射宮乃行大射云公入鷺注云此公出而
謂大射於射宮乃行大射云公入鷺注云此公出而
無明文言賓之初筵左右秩秩則從為賓初至於即
筵皆秩秩也以其言廣故云大射之禮賓初至於即
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智言其不失禮也審智言
其安審而有智與毛肅敬同也毛以篇為燕射鄭
則為大射因辨禮射之數言已不同之意也故云射鄭

特流

六

卷長

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
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
賓客即與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
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
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射也別文皮侯即大射也
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天子諸侯無之故不言
也。長與其民射於州序之禮天子諸侯無之故不言
楚為陳列貌也此經二句自相充配穀核即籩豆所
盛穀則實之於豆核則加之於籩故言穀核即籩豆所
籩也先穀後核不依籩豆次者便其文耳祭禮有加
豆籩傳言加籩豆知非加豆籩者以此非祭無取加
且以穀豆實類之知加之於籩非為籩加之也旅陳
釋詁文楚是陳列之貌旅又為陳者謂陳穀核於籩
豆之上也。豆實至曰穀。正義曰天官醢人掌
四豆之實非菹醢醢之等皆實之於豆實謂菹醢醢
人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榛注云榛乾梅也

則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也桃梅之屬故稱核也言之屬
者以燕之物多非止桃梅故稱屬也既以豆實為菹
醢恐穀名唯施於此故云凡非穀實而食之曰穀明
穀亦為穀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穀是在籩之物亦
為之也醢人云蓋豆之實醢食糝食醢糝皆以稻米
為之則豆實之穀亦有穀實矣言非穀實者穀實謂
為飯食者也今變為雜用不同穀實之限。主人
至肅慎。正義曰階者俱也言其俱相類故言衆賓
之飲酒又威儀齊一也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慎
明賓主皆得其宜所以為美也。逸逸往來次序
。正義曰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此將射而言舉
酬行旅也旅者以長幼次序之言故知逸逸往來有
次序也燕禮初則云樂人宿懸注云懸鍾磬也國君
無故不徹懸言懸者為燕新之然則於此言鍾鼓既
設者亦為將射改懸也御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弟子贊工
改懸以避射也御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弟子贊工

遷樂于下注云當射位彼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鐘
鼓之懸改之矣○鐘鼓至改懸○正義曰大射諸
侯之禮云樂人宿懸破明乃射明天子亦然今至於
舉酬始言鐘鼓既設故知將射改懸也大射不言改
懸者國君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
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
西階又無鐘鼓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大射注云國
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為諸侯
則軒懸是由階間無懸故不改也鄭言諸侯為諸侯
則軒懸明天子於其臣備宮懸射而改之故於此
言既設也○傳大侯至之禮○正義曰傳唯言大侯
君侯不言侯之所用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
燕射射獸侯則毛意亦當然矣燕射之禮自天子至
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無三侯二侯故鄉射記云天
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
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
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
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是以云焉白質赤

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
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射麋鹿豕志
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又曰凡畫者丹
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為飾
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又曰鄉侯中十尺侯道
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如此則天子燕射唯射一
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以白地畫熊於外則
丹地畫以雲氣唯此一侯君臣共射而云大侯君侯
者以君所射故謂之大傳解言大之意故以君侯釋
之非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亦以君侯釋
三侯其九十弓者最高大故云各大侯亦以君之所
射故也言有燕射之禮故此詩得言上文謂燕此下說射故
言禮有燕射之禮故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大
如鄉射之禮案鄉射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
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射以司正為司馬乃云不
同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

詩經卷之三

改於此言既抗也。舉者至祭與。正義曰案大

射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夏官射人云

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

體言舉鵠而棲之於侯中也知者鄭既抗明非始張侯

張皮侯而棲鵠是鵠在侯復別棲之棲即舉也彼注

云皮侯以皮所飾之侯也其上文云梓人為侯廣與

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注云高廣等謂侯中

子射禮以九為節侯道九十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

廣等則天子侯中一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

射也。以皮為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三分之一則此

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故言張皮侯而棲鵠也

天官司裘注亦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

之為質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也。又解名曰大

侯之意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云君侯謂之大

侯鄭以此為大射故云張三侯若燕射則張一侯而

已無三侯也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射中

侯熊侯豹侯設鵠天子之射張三侯也大射中

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也司裘又曰諸侯供

畿內者是畿內諸侯屈於天子故二侯也謂之侯與

鵠者司裘注云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以

下中之則得為諸侯謂之鵠者取名鵠也鵠較者

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俊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較者

直也射所以直已忘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齊

南子曰鵠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

魯之間名題看為正正鵠皆鳥之棲點者也此因大

射之鵠而解賓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

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是取鳥為名又取正

為義亦猶鵠也既已棲鵠便即射之故云侯張而

矢亦張節也解抗侯之物連言之耳既言大射之禮而

并言矢者矢配弓之物連言之耳既言大射之禮而

毛以此為燕射故破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

言燕射祖其非祭乎既燕射祖是為祭事則此

特祭為大射明矣故難之也鄭異於毛多矣唯采蘋

及此難之者出於當時之意耳王肅述毛云幽王飲

詩經卷之四

酒無度故言燕禮之義其奏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
 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
 宗廟而保其祭祀非唯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
 此故言燕行非實祭也孫毓以為燕禮輕祭事重
 王無度無不侵也舉重可以明輕輕不足以及明重
 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
 旨箋義為長。射夫至之功。正義曰大射所以
 擇士當助祭者莫不在焉既同非一之辭故知射夫
 衆射者也獻奏皆奉上之言以發天能中是呈奏已
 功故以獻為奏也大射禮選羣臣為三耦若大夫不
 足以士充之三耦之外其餘衆士與射者各自取匹
 謂之衆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
 射亦六耦也故周禮夏官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
 諸侯之六耦此其義也射人云諸侯四耦大射唯三
 耦者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已之臣子
 甲故降之天子尊無與敵其與射者皆是諸侯來朝
 及在朝公卿無所差降明矣大射實射恒六耦之外
 亦當有衆耦矣言既比衆耦乃誘射者衆耦正謂

此耦之外衆耦也何者大射於司射誓射之下云
 誘此三耦同射命三耦取弓於次司射升堂誘射
 是此衆耦在誘射之後今此箋云既比衆耦乃誘射
 射者乃登堂而射各奏其發天中之功言比衆耦
 文在誘射之上誘射之下始云登堂而射故知衆耦
 非如大射之衆耦也必知然者射以正耦為主故禮
 定其尊卑之數其餘衆耦纔末而已鄭何當舍其
 者大射而言及衆乎正以六耦非一故稱衆也言誘射
 者正義曰毛氏於射侯之事正謂然善誘人。的質
 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
 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亦以此
 皆一文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為此等級則亦以此
 質為四寸也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
 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
 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
 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此肅意

詩經卷之三

改質為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
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爲正正大於鵠
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於
之正以爲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爲鵠賓射之侯其中
畫爲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
獸侯中畫爲獸形即卿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
矣三射之侯皆不同也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
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
同也射義云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
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既言正鵠即引
此的則詩人之意以的爲正鵠之謂也司表注說皮
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
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爲質也此傳唯
言的質也不言質之大小不必同於諸儒四寸六寸
也且的者明白之言若廣纒四寸不足以爲明矣蓋
亦爲所射處與鄭同也毛以此爲燕射則的者謂燕
侯白質者也○發發矢至君子○正義曰言射事
故知發爲發矢大射禮曰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

射拾發以將乘矢是射者與其耦拾發也彼注云拾
更也將行也然則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
此四矢使四矢編射也上言獻爾發功謂其行射時
此又本其發時之心故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
此以求汝爵謂求不飲也射義引此詩即云祈求也
中注云欲求中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是辭養是矣故
也禮勝者欲求中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是辭養是矣故
之禮勝者欲求中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是辭養是矣故
司射命設封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於西楹西
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射命
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
脫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附勝者皆升
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解興少退立卒解坐
奠於豐下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
爵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者明祈
爾爵爲心中之爭也此飲於西階上言下而飲者謂
飲射爵時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彼文不
盡耳射義又曰射者仁之道也射者求正諸已已正

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是各心爭之事也

箛舞笙鼓樂既

和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傳秉箛而舞與笙鼓相應

聲也烝進行樂烈美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

於是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箛余若反衍若

應對之應滌徒歷反樂音洛下且反洽戶夾反應樂其湛樂喜樂下文曰樂並同

百禮既至有壬有林

傳壬大林君也○云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

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

萬國之歡心○徧音通**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傳嘏大也

云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湛樂也王受神之

福於尸則王之子孫皆喜樂也○錫音析古雅反湛答南反其湛

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傳手取也室人

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

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云子孫各奏爾能者謂

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

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

曰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仇讀曰鄭室人有

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

為加爵也。鄭讀為鄭音俱謂挹取酒餒子峻反仇毛音求匹。

又反下皆同。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傳酒所以安體也。

時中者也。云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間。

賓與兄弟交錯相疇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亦交錯。

而已又無次也。中張仲反人無。齋舞至爾時。

燕禮也作樂以助歡心使人秉籥而舞與吹笙擊鼓。

音節相應樂既和奏之音聲甚得其所既賓主有禮。

入音和樂如是則德當神明可以進樂其先有功烈。

樂可飲神因言合獻眾禮以是俱是事神之物即乘。

而之此酒食百眾之禮既獻而至於祖時則有祭。

則自取其匹耦以共發而居室之主人亦入於次故。

取弓矢又射以耦賓也賓主射畢而有勝否乃酌彼。

安體之養爵以奏進於女之射中者令以飲其不中。

而射擇士與祭故於此言其祭事為祭之初先秉籥。

而舞吹笙擊鼓聲音滌蕩節度相應其樂既和而俱。

奏詔告天地之間進樂功烈之禮既至陳於庭又有御。

禮而薦之宗廟百國所獻之禮既至陳於庭又有御。

太夫矣有諸侯君矣是天下之偏至得萬國之歡心。

所以祀其先祖也先祖於是饗而祐之錫爾王大報。

之福令得保其家邦則王之子孫蒙神之福其皆耽。

而喜樂矣子孫所以其耽者曰由喜樂於神之福是。

子孫亦當敬事神明於後乃各奏見爾子孫奉。

進之能酌酒而獻尸以事神也子孫既獻於賓則。

手自鄭挹其酒室中佐食之人又入而酌為加爵以。

獻尸也既加爵之後欲使神惠編行而賓之弟子及。

者此弟子酌彼空虛之爵以進汝之此時心中所尊
 而無度故舉以刺之。禮疾今幽王不能然於沈
 今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執籥以舞也。舞在笙
 之上明其與之相應樂器多矣燕之所用不止於
 作者樂案射禮主於射略於樂大射云司射命曰不
 之樂釋言射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也樂正命曰不
 請奏狸首射間若一鼓節相應不釋筭也樂正命曰不
 樂者擊鼓作歌與射者為節而已不必大作諸樂此
 云鼓舞相應非射樂矣且傳意以此樂和奏可以進
 樂先祖安得捨燕初之盛作而指節射之略者乎以
 此知不然矣。殷人至之禮。正義曰殷人先求
 諸陽郊特牲文以人死也。體魄則降智氣在上祭義
 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
 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于
 上神之著也魄也又曰二端既立報以二禮注云二端
 立謂氣也魄也又曰二端既立報以二禮注云二端



以出是求諸陰之分散者也。又臭鬱合也。以灌令體聞而
 此二成者但行之有先後耳。故郊特牲曰殷人尚聲臭
 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曰殷人尚聲臭
 以詔告於天地之間。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也。臭
 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臭。既灌然後迎牲致
 陰氣也。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
 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陰。注
 云此其所以先後異也。由此言之殷周人先求諸陰。注
 行二禮。殷人之臭味未成滌蕩其聲則成臭味而作
 樂臭味成而行之。裸其相去亦幾也。宗廟當九闕殷於
 樂闕迎牲。周既灌迎牲。則殷之為灌不可在迎牲之
 後當亦三闕之前矣。以氣魄不甚相遠求之亦先後
 耳。故知魄既生魄陽曰魂。魂則魄小異耳。禮記注云
 始化曰魄。魄既生魄陽曰魂。魂則魄小異耳。禮記注云
 復招魂復魄是魂魄相將之魂魄也。魄小異耳。禮記注云
 而留者有發而升者相對故留者為魄。發者為魂。聖

有國君也國君之來臣必從焉亦有君不來朝使臣聘者故任林並言先任後林便其文耳必陳此物及卿大夫與國君者見天下無至得萬國之歡心孝經曰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其事也經言百禮而箋云萬國者皆舉大數箋因成文耳○假文謂至喜樂也○正義曰假言既與少牢特牲受假文同少牢之假有辭是皆尸假神意與主人故言尸與主人以福王受神之福於尸也以王之受假其辭有勿替引之是福及子孫故喜樂也○傳手取至耦賓○正義曰毛以此為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為取言室人以對賓故云室人主人以主自居於室故謂之室人也大射云司射請於公卿射云司射請於賓則射法立司射以請之非主人自請此云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者以詩之所陳略舉大綱非如記注禮儀曲言節數此德陳賓主之黨不獨陳主與正賓二人也禮從主人而起故主人請而賓許諾也又射禮耦者有司所比不是賓自取之云賓自取匹者雖配之由有司其技藝敵與不敵亦強弱素定自相牽引而

耦也大射司射及三耦等皆云取弓矢於次此云主人亦入於次謂取弓矢也言又射以耦賓者賓為上射主為下射故言又射以耦賓也次者大射注云次若今更衣帳張席為之○子孫至加爵○正義曰以此論祭祀而云子孫各奏爾能故知謂既助之後各酌獻尸也尸尊神之象子孫敢獻之是其能也禮鬯必有酢故知尸酢而卒爵也天子祭禮亡約士之祭禮有嗣子舉奠因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特牲禮云上嗣舉奠入北面再拜稽首注云上嗣王入將為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也又曰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卒酒酒舉奠也又曰舉奠洗爵入尸拜受舉奠拜尸祭酒卒酒酒舉奠也出復位是因酌尸也言食者謂迎尸之前親酌奠於銅南嗣子於此乃舉而飲之故言舉奠自是以後因號嗣子為舉奠也不引少牢禮者少牢無嗣子舉奠之事特牲注云大夫之嗣子無舉首奠避諸侯然則士卑故不嫌也特牲酌尸不卒爵又無酢直啐而食

之與此不同引之者以有洗爵入事其節相當故引
爵則以上嗣彼據世子與此相當故云其登引餼獻受
直引文王世子而先引士之禮正當此事故言是也
無行事之次約士禮準之而後明故并引之彼注云
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少牢饋食禮言之受爵
嗣子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入也餼謂宗人遣舉奠
禮且命之餼也言登以三者皆登堂行之文透者便
禮文有次故順而解之與經反也天子有奠肆諸侯
有奠角在於饋獻之前至祭末世子乃舉奠也郊特
牲云舉犂角詔受尸彼謂陰厭之時設饌於奠肆
銅南迎尸主而入即席東面尸舉所奠之犂祭之至
九獻之後嗣子舉所奠之犂飲而卒爵所謂受爵也
既稱爲獻固當有酢而卒爵所以爲異故此云天子
則有子孫獻尸之禮以明士禮無他以祭無取於匹
故曰仇讀曰斟謂斟取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謂
佐食者特牲注云佐食實佐尸食者也謂於賓客之

言說之三

式

中取人令佐主人少牢爲尸設饌食之人其名之曰饌食
特牲佐食一人少牢爲尸設饌食二人未知天子諸侯當
人也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觶爲加爵又曰衆賓
長爲加爵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多之者爲加是賓
手及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特牲止有賓長爲加爵
故佐食亦爲加也案特牲加爵在嗣子舉奠前此禮大
與室人文在各奏爾能之下者此因子孫其耽先言
子孫之事今與上連故實與室人在其後耳不以酌
獻先後爲次也○禮酒至中○正義曰言酒所以安
體者射義曰酒所以養病所以養老是由安體故可
以養也上章言以所汝爵慮其耦與已爵也言以奏
爾中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以飲彼不中者也
各從其所而勝者之故王肅云奏中者以飲彼不中者
也大射禮云勝者之弟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於
豐上是豐上之解勝者所酌又言養是自然勝者往養
不勝者之辭故行請爲券者立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
盡云正爵既行請爲券者立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

禮記卷之三

二

禮記

謂此以奏爾中為慶勝之爵知不然者大射鄉射皆射也即行飲酒之禮以至於終無慶勝之事故也○
 射意故云心所尊者箋又解酌虛爵奏所尊之節故
 云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言自此以前
 未虛也特牲禮加爵之前賓酬長兄弟加爵之後
 長兄弟酬賓是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也
 賓之下云卒爵者實解於能是卒爵也於是以後
 乃虛矣又曰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酌於其樽中其
 北面舉解於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故云酌以獻其
 所尊交錯而已無次序以旅末故知無次序也言交
 錯而已者謂弟子舉觶之交錯非止交錯其酬也特
 牲注云弟子舉觶之交錯非止交錯其酬也特
 後生者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

云此復言初筵

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王與族人燕以異姓為
 賓溫溫柔和也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

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

反反言重慎也幡幡失

威儀也遷徙屢數也僊僊然云此言賓初即筵之
 時能自戒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言王既
 不得君子以為賓又不得有恒之人所以敗亂天下

率如此也○反如字韓詩作既既音蒲反善貌曰

舍音捨坐如字徐才臥反屢力具反注及下同本
 婁僊音仙屢數音朔態他代反率音類又所律反

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必必是曰既醉

不知其秩○抑抑慎密也必必媿媿也秩常也於力抑

反必咄必反又符筆反說媿媿○賓之至其秩○毛
 也說文作必媿息列反下音媿○以爲幽王既不能

如古之禮故陳其燕之大禮言幽王所與燕賓失禮
之事其賓之初入門及登堂升筵矣於時尚溫溫然
其貌和柔而恭敬也至飲酒旅前其未醉之時威
儀猶能反反然重慎也至於旅酬之後曰既醉止
時威儀幡幡然失其所矣又舍其本坐遷嚮他處
數起舞僂僂然失所也此賓為王所敬其失如此故
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此本旅前其未醉止尚守威
儀抑抑然慎密至旅後曰已醉止乃威儀必怩然而
媿慢至於旅末是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禮言其昏亂
禮無次也由此故民皆化之敗亂天下可疾之甚
鄭唯王祭未與族人燕為異其文義則同○此復
至柔○正義曰此與上章雖古今不同而相承為
首尾再言賓之初筵故解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
王與族人燕之筵也即楚茨所謂諸父兄弟備言燕
私是也以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為賓
明王亦然彼注云同宗無相賓客之道以是賓必異
姓○傳反反至僂僂然○正義曰此言自重而謹
與下抑抑慎密一也謂慎禮而密○即為美之義

假樂傳曰抑抑美也幡幡失威儀亦由媿慢故不
曰必必媿慢也僂僂舞貌也傳直云僂僂者是貌狀
之辭下傲傲嗒嗒俱是貌狀亦宜然矣○此言至
如此○正義曰鄭以章句相接故因上經言初即筵
之時能自勑戒以禮未醉之前謂獻酢酬之時也既
醉謂至於旅酬而小人態出故失威儀也下章無筭
當時故音聲號嗽又其於舍坐是為文次也論語云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曰善人
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故言王既不得
君子以為賓又不得有恒之人卒章云凡此飲酒為
天下所化是由此賓之失而然故言所賓既醉止載
以敗亂天下率如此言率者非一之辭賓既醉止載
號載嗽亂我邊豆屢舞傲傲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
弁之俄屢舞嗒嗒傳號嗽號呼謹嗽也傲傲舞不能
自正也嗒嗒不止也○云郵過側傾也俄傾貌此更

言賓既醉而異者著為無筭爵以後也

反注胡毛

女交反傲起其反注本正或作止按下儀是舞不
止此宜為正說文云醉舞也郵音尤俄五何反廣雅
云哀儀素多反一音倉柯既醉而出立受其福醉而
反呼火故反謹呼端反

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云出猶去也

孔甚令善也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
是誅伐其德也飲酒而誠得嘉賓則於禮有善威儀

武公見王之失禮故以此言箴之林反賓既至

正義曰前章言燕初及旅酬之事此述無筭爵之後
言爵行無筭賓既醉於酒止於是則號呼則謹如而
正也又疾而重言之是此言賓曰既已醉則不自知

止以此荒醉敗亂天下故武公為言陳作賓之禮若
既醉而出則賓與主人並受其禮之福賓則身為
知禮主則用得其人是並受其福也若至於醉而不
出是謂誅伐其德醉前無失為有德既醉為愆以喪
之是伐其德也戒王若飲酒而誠能得嘉善人之賓
與之燕則維其於禮有善儀也王何不擇而賓之乎
上言曰既醉止與此是曰既醉曰者斷絕更生事之
辭言醉而復益醉也上言僊僊是舞之形貌猶能自
正傲傲則不能自正僊僊則非徒不正又不能止為
差降也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
不臧不醉反取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云凡此者

凡此時天下之人也飲酒於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
益使視之又助以史吏膏酒欲令皆醉也被醉則已

不善人所非也及復取亦醉者恥罰之言此者疾之

也○今力呈反惡鳥路反 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

勿語○云式讀曰慝勿猶無也俾使由從也武公見

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讎故為設禁醉者

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

怠慢也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為入說之也亦無從

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為其聞之將恚怒也式

徐云毛如字又云用也鄭讀作慝也得反惡也大音
秦徐勅佐反語魚據反又如字故為于隔反下同
都田反本作慎什何音赴一音蒲北反由醉之言

出羴殺○殺羊不童也○云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

出無角之殺羊脅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殺羊之性

也壯有角○出如字徐尺遂反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云矧况又復也當言我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

况能知其多復飲乎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矧夫

詭○凡此至多又○毛以為言王燕失所故天下化之

醉者復設法以逼之既立酒之監或復佐之為史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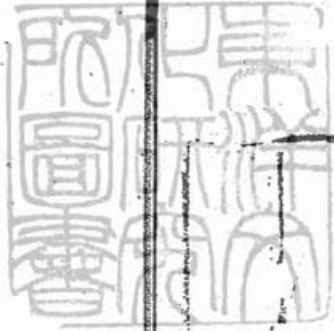
惟不醉之人亦使醉也彼醉者則已不善為人所以

惡不醉者此監與史反取而罰之是使小大盡醉舉

坐皆猶在也俗既然矣武公無如之何故禁戒時人

無令相說言用此醉時勿大至怠慢故之以言其醉狀

詩註疏卷之十四 十四之三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